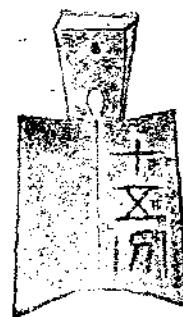


# 紅茶余

文藝半月刊  
第十二期



行印社版出粹文



# 中學生園地投稿諸君小影

(序為少多劃筆氏姓以)



平政周



慈慰沈



濟曾朱



驥良朱



倦品張



才金厲



傑夏



華婉明



劉瑞雲



劉一清



劉超岩



劉一清

仇十洲畫寶：清宮珍藏圖



草裏蛇遜  
打蔣竹山

——把竹山氣  
的臉臉也似  
黃了罵道：「好  
殺才狗男女，你  
是那裏搗子，走  
來嚇詐我。」蔣  
惟聽了心中大  
怒，隔着小櫃，颶  
的一拳去，早飛  
到竹山面門上，  
就把身子打歪  
在半邊，一面把  
架上藥材撒了

仇十洲畫寶：清宮珍藏美函：圖



楊姑娘氣  
罵張四舅

——姑娘道——

賤淫廉恥老狗  
骨頭，他少女嫩  
婦的，你留他在  
屋裏有何算計，  
既不是圖色慾，  
便欲起謀心，將  
錢肥己。——張四  
道：『我不是圖  
錢，只恐楊家保，  
後來人了過不  
得日子，不似你  
這老殺才，撫着  
大引着小的貓



#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十二期

## 目次

- 封面古畫：「明文徵明畫山水」……秋水軒主人  
插圖：「仇十洲畫寶韻美圖」……秋水軒主人  
哭儒將……………查猛濟……二  
過程……（續）……若霖……三十六  
打架之後……………力士……七  
牢獄中出入……（長篇）……丁丁……八十一  
新海上集……………朱劍芒……一〇  
還鄉日記……………雪夫……一二一三  
蠖居雜綴……………金藝華……一四一五  
課兒雜詠……………羅淑如……一五  
鎖了的箱子……（劇本）……藍沁譯……一六一〇  
嚶鳴小記……記周楞伽……趙景深……一八  
「野火」選……………揚晉豪……二一  
阿九哥副傳……………大赤……二二二四  
又是一條血痕……（長篇）……胡一德……二五一二八  
離家……………鑫……二九十三二  
茶餘偶憶……宣鐘華兄弟……查猛濟……三〇  
從驛站信局說到郵政……杜伯超……三三一三四  
棉襖……（續）……哀樂……三五三八  
中學生園地……………十二篇  
編者的話

## 哭 儒 將



——哀蔣百里也

蔣百里上將死後，天下知余與百里之交誼者，莫不盼望余寫一沈痛之文字，然而遲遲未發表者，蓋以志摩而後，又使余失此知音，其痛余心甚矣。一年以前余於大路週刊第三期曾著「蔣百里先生及其國防論」一長文，於百里之個性與其治學之要點曾約略及之，當時百里尙親見之，未曾以爲過實，且於最後晤面之夕，殷般以助成其中國兵制史及補充其孫子新釋相屬。余自慚於武士道僅一知半解，雖領之而迄未敢動筆。今者言猶在耳，而竟成隔世。惟於楞伽一經久不得其解，參訪縉紳諸友，仍茫然無所悟。去歲百里自歐洲歸，與余論及東方哲學諸問題，知余方究內典，詢余何經最難解，余以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對，於是百里爲余說百八句下讚歎百里者之所不知也。百里早歲未嘗無用世志，卒以持論過高，運籌帷幄往往不能如意，益復矜才使氣，不屑與不學無術者不暇檢原文，事後索勘，所差者十二三耳。百里以當世軍界前輩，博通兵典，門弟子皆擁兵封侯，積資鉅萬，而彼則未嘗率領一兵。一卒。清苦比於寒士，惜之者擬以隋文中子之門下有房杜諸賢，而自甘澹泊。或見一則以封，一則終於洴澼絖，病其不善售其不龜手者，百里含笑答曰：「民國以來武人之得善終者鮮矣，余雖

查猛濟



不富貴，而猶得投閑置散，李廣不封，寧足病乎？」故生平每自許宜坐而論道，善著書而好究文哲。當其居滬上，國富門路寓邸，座上中外客常滿，茶餘酒後，縱論出處，賓從唏噓。若不堪其憂，而百里議論風生不改其樂，嗚呼，百里，其亦有慕於陶清節之不戚戚不汲汲者耶！自余學佛，旣遍覽法華楞嚴華嚴涅槃諸經，惟於楞伽一經久不得其解，參訪縉紳諸友，仍茫然無所悟。去歲百里自歐洲歸，與余論及東方哲學諸問題，知余方究內典，詢余何經最難解，余以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對，於是百里爲余說百八句下讚歎百里者之所不知也。百里早歲未嘗無用世志，卒以持論過高，運籌帷幄往往不能如意，益復矜才使氣，不屑與不學無術者共天下，晚年稍變易其素志，迨國難前逼，不得已復秉節使城外，歸來代長陸軍大學，識者以爲得人。然而百里生前於法西斯帝主義確信不諱，雖吾人深痛惜中國之失此至寶，但亦必有醉心左傾者方慶其減少一有力之障礙。然而百里豈必欲致中國政策於右傾者哉？百里夫人余同曾祖女兒也，保定軍校之變，百里入日本

醫院，有看護侍奉殷勤逾恆，創愈，遂納爲篷室，卽今之東婦也。百里久客外邦，生活漸歐化，於親族家庭諸觀念，皆視之淡然，而獨好交游，尤重學問，故座上絕無徵逐之朋，於余輾轉相識垂二十年，從不提及姻姪之際，亦個性使然也。往歲索閱余詩文稿，彼甚稱余詩之發達，而於余所爲古文辭，則病其謹嚴而多間架，蓋余於桐城諸子之業，量而習之，百里之文，則出入於易堂九子之間，而尤心折魏默深龔定庵者也。晚年喜以書法自遣，於漢魏以來碑帖，摹臨殆遍。嘗病文士伏案作書，以爲作字之法，手腕臂指而外，尙須用力於腰足之間，故所作書皆以素紙懸壁上，奮筆而書，全身俱到。往年以字幅見賜，余謝以七言古詩一首云：

將軍不殺泯生死，學術文章屈首指。

唐碑晉帖徧規撫，叱咤風雲歸筆底。

嗟余憂患略相同，幸與使君共邑里；  
玄辭妙論久不聞，更向何人校至理？  
今來海上春復秋，猶是閉門弄故帚，  
未甘長揖謁公卿，但唱牟尼謝百伎；  
雲儀鶴貌誠難量，遙想高蹤聊復爾。  
削札求書然諾重，臨風啓卷茫然喜；  
硬黃飛白氣縱橫，坐對煙雲徒延企。  
萬方多難憫蒼生，八法應將八陣比；  
蛙蟲滿眼志難酬，何當振臂咸陽市！

此詩於百里之不爲世用，頗致意焉，爰重錄於此以公諸天下之留心儒將心事者。

## 過 程（續）



### 過 程



這種自得其樂的心領神會，愈加使她厭惡着：這種下作人不要別字連篇……嘿，嘿，鐵腥氣又傳了過來，她趕緊準備打噁心，但是又沒有打成功。她向車頂彈了一個高速度的白眼，用手帕塞緊了高貴的鼻子，她發覺上好的香水也會變起不靈的味道來。

喊，喊，喊，她想，坐公共汽車，真不衛生透了，昨天又和「大司務」同座，那個大司務底菜籃中塞滿了臭黃魚，臭是臭得來，又要弄齷齪了印度綢旗袍；今天又是十三號，又碰到個「鐵鬼」，明天，明天，我非要叫阿三拉得快些不可……但是總不及「引擎」

，汽車比包車快得多了，人力要淘汰了，並且又野蠻，二十世紀呢，我是高貴的小姐呢……她想着不禁暗暗地發起笑來，她要坐黑牌汽車了，就要一馬上就要一爸爸從蘇州逃到這裏，總算不妄費心力，昨天下午不是有個什麼「花子哈郎」的人，我還親眼看見

這個四個字的名片留在五斗櫃上的呢；我爸爸笑啦，笑呀笑的對我說，「阿嫂，快坐汽車哉！」……她想到這裏，得意極了，別克，司蒂蓓克，福特，最最流線型的，更衛生，更摩登，更二十世紀，她張開鮮紅的口得意地笑啦；繼而她又皺起眉來，旁邊還有這種不識相的臭人。

那個亂頭髮的機器匠身體在跳動着，似乎已經看完了那篇毛什麼的「持久戰」，長長地呼了一口最臭的頂不衛生的炭酸氣，卻又閉住眼睛呆呆地想。這樣蠢！

「蠢之極矣！」她不由地記起了國文教員「惡而蠻」底滑稽的聲音。

她又想着約翰·李，準標美男子！標準，標準！司丹達，司丹達，司，司蒂蓓，司，司，她又不由地笑了起來，柔媚地撫了撫「改良朝山進香式」的書包。

「喂，喂，密斯路易斯（羅），這裏有隻空位子呢，」一個熟悉的聲音從橫裏透了過來；她擡起頭向那邊瞧去，喔，那是張霞琴，今天又換了一套紫羅蘭色的衣裳了；她敏捷地點了點頭，那裏果然有隻空位子。

她嘻笑着，放下了悶塞在鼻上的手帕，又飄呀飄地，跌呀跌地走了過去，撲的搶着了穩穩地坐了。那張霞琴開始和她談話了，咷咷呱呱地轉個不休，多末婉轉，多末刺人，大家一律向後看，看！

「這個人臭來，噁心來！」她點了一點那個前面在瞑想着的機器匠，恨恨地告訴了那個張什麼的，咷咷呱呱地。

「喂，黝闊，阿羅，你阿會曉得西湖要搬到上海來哉！」

她呆了一呆，她大聲地笑了起來：

「采芝齋末倒曾搬來起；西湖？滑稽得來？」

「喔唷，靈隱寺，岳王坟，秦檜，『萬俟詠』，雷峯塔，都要搬來哉活，係要去參觀參觀哉？」張什麼的，咷咷呱呱地講得太響了，車子裏的人都聽見了，一樣地呆住了：西湖也要逃到上海灘上來了？且聽這個姑娘的下文：

「…………」

「勿是喲，係曉得××公司要辦『西湖博覽會』，他們是裝出

來的。」

「活現，裝出來的？我八一三前幾天還跟我爸爸在杭州玩呢，誰希罕這個！」她望了望全車裏的人，滿現了一種像煞有介事的神氣；她又把靈活的頭扭上幾扭，那粉紅色的綢帶子，又揮呀揮地，飄呀飄地起來。

車子裏的人，都呆呆地瞧着她們兩個，空氣突然肅靜，祇聽

見那個歇斯的里的「嘲嘲嘲軋軋軋」……

「我聽見××公司裏的人說杭州靈隱寺的主持也請了來，請他行開幕典禮呢；裏面佈置得實在活龍活現，樣樣色色不差分毫，還有嘉興船娘：『要哦擺渡』『要哦擺渡』呢，這種『風光』末，阿是有趣格？我可勿是在白嚼蛆騙驅儂！」

喫！」她眼睛裏晃了晃，翰·李，標準，標準美男子，標準

這個癩瘌和尚，蠻有趣格，張，到底幾時開呀？」她總是笑嘻嘻地，她冥想着坐上標準汽車，——不，和標準美男子一道坐上標

準汽車，去參觀標準和尙……和……和……（汽車的標準聲音）  
「就要開哉，還有格個秦檜也蠻像格，據××公司裏說——

「這回說春，就是你各『發羊率』罷？」  
「唔，我對你說，我的親眷在歸塘做格，他說，秦檜真正再像勿有，還有王氏也做得活龍活現。」

「吼，『蟹正』……吼，不，不，勿要白嚼蛆……|秦檜蠻好看

「哈哈，同你『廢洋傘』去看秦檜罷；係對係格姆媽說，秦檜到仔上海來哉，多得來，上海秦檜多得來末。」她心靈上又晃了晃標準美男子，標準什麼，什麼，什麼。

車廂裏忽然有人嘆了口長氣。

**她們卻說呀說地笑呀笑地鬧個不休。**

卷之三

「嘲嘲嘲，軋軋軋！」

人們頭在搖着，搖着，車子在崩塌的里地，瘋狂地前進，彷彿在努力趕上沒落之路。「喇喇喇，呼呼呼，軋軋軋……」

她又說了下去，輕輕地指着張什麼的背——還有那個——萬俊高，他，他，是什麼東西做的。」

「活現，『萬俟高』是啥朝代個人，是明朝？」

「對了，他廟」孫』(Son) 前  
「不過，爲啥不姓『萬』？」

一過房兒子呢，這些漢奸總是慣做乾兒子的……」她忽然面孔

，去看看西湖；或者我和你一淘去……不，喫，他們門口真神氣

呢，富麗堂皇，像煞有介事，人一排一排候得這樣端正；我想法子來討一張『特別券』來——『特別券』有茶點吃，可以看秦檜，可以吃茶點，蠻寫意格，你去嗎？」

「我要同我一個『親眷』同去，也讓他享享福，是呢勿是？」她

譏刺了一下，臉孔是紅紅地，又發現了標準美男子的美相，標準，……

「享享福？勿要斷命享！」張什麼的賭了賭氣，不響了。

車廂中又有人呼了一聲，悠悠地；「胡胡胡，軋軋軋……」

她嘻嘻地笑了，眼光掠了一掠車上的人們，卻瞧見那個機器匠在搔着茅柴般的頭髮，正在惡意地瞧着她們，兩隻眼睛突楞楞地放射出光來，張大得好怕人。她彷彿見他底「鬼臉」在虎着，虎着；她驀然打了個寒噤，趕緊把手帕掩着了鼻子，嬌聲嬌氣地對張什麼的說：

「臭來！」她失聲地說着，這樣毫無目標，自己也不覺地笑了。

「你對誰說呀？」張什麼的瞧着她的紅噴噴的臉。

「秦檜呢？臭是臭得來！」她茫然地說着，忽然覺得這倒是「暗合」的。

「可是上海的秦檜，不比杭州的呀，他身上沒有尿騷臭，×公司的人恐怕要給他身上噴點香水呢……」

張什麼的格格地笑了起來，她在想着她底××公司的親眷，怪漂亮的。

那邊機器匠正張出了光亮的眼睛，虎虎地對她們望着：潑辣的一團，瘋狂的一團！

「哈哈！哈哈！」

「嘻嘻！嘻！」她們在竊笑着。

「不要臉！」

「？？？」

「胡胡胡，軋軋軋，軋軋軋！」車子歇斯的里地彷彿在趕着沒落的路程。

車廂裏突然騷動着，有幾個人東倒西歪地站了起來，他們攀住了皮圈子，在掙扎着，在動搖着……

晃呀晃地，搖呀搖地……

這會，那個「麒派」喉嚨的賣票，咳呀咳地又調整了他底嗓子，使它「明朗化」，然後努力地透出了一口氣，從丹田裏一衝而出：

「×××路！」

「×××路！」

人們彷彿像夢醒一般地一齊看了看窗外；有幾個人搖呀搖地又搖到了車門口……

一九三八年十月。

### 「紅茶」合訂本

每冊實價壹元八角

在十二月十日以前購買者，七折計算。



## 打架之後

力士

有兩個人在打架。甲的年齡要大些，氣力似乎要差些。但是他很會用腦筋，所以表面上他是打輸的，卻沒有吃到什麼大虧。乙的年齡要小些，完全是一個小流氓，只曉得濫打，結果看看是打贏的，却受了說不出的重傷。

甲的衣服是撕破了，鞋子是丟了，面孔上，手臂上，大腿上，都在流着血。膝蓋上和手掌上，爲了跌了幾處，皮也磕去了一些。可是過了幾小時，血就不流了，過了幾天，皮就長好了；再過了幾天，他就將衣服可補的補好，不可補的另外做了新的，鞋子也買了新的，渾身打扮起來，早又是端端正正的一個人了。從此他照常作事，過他安靜的生活。

乙呢，在打架之後，看看他的衣衫是沒有什麼大破，鞋子也還著得好，帽子還是戴在青出角上，血似乎流得少些，他又揩得快，所以不大看得出痕跡。然而他從此卻就成了廢人。因爲他曾給甲在他的前胸和腰裏，拚命打着幾拳，皮膚上雖然一無傷痕，裏面的臟腑卻大壞特壞，使他透氣不轉，以致吐起血來。大凡受傷的人，最要緊的是休息，他爲了要繡面子，表示他的能耐和勝利，不肯休息，所以就弄到了這個不堪的地步。

他的臉不久就復原，他的牙齒也不消幾天就裝好，只有他的吐血，卻一直沒有好，年紀輕輕，就此成了癆病。他老婆雖然娶進了，兒子卻沒有養得出，過了幾年痛苦的日子，就此嗚呼哀哉了。

現在甲還活着，子孫都是克家分子，氣象很是發皇。而乙呢，在他死了之後，他的老婆另外招了一個黃泥胖，已經另是一份人家了。想不到一場打架，有了這兩個絕不相同的結果。

在當嘴唇重重地打着一拳，以致他的門牙被打落，裏嘴唇被打得一塌糊塗，血向他的口腔裏直冒出來。他卻將血不吐出來，都咽到肚裏去，甚至連兩個門牙也咽了進去。到現在，他只好去配了假牙齒過日子。

一是在打架剛要完了時，他給甲在他

的臉上狠狠地打了一個巴掌，他的臉立刻就腫起來。他回到鄰人那裏，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有人問他臉孔爲什麼高起來的，他還說，近來他多吃了一些補物，居然身體發胖了。

說到他的繡面子，他又吃到了另外兩個苦頭，一般人還被他瞞過了。一是打架的時間，甲一直在喊着救命，他只悶聲不響，表示着他的狠。其實他一上手就給甲

# 牢獄中出入

（續）

## （十五）

第二天醒來，陽光已經滿室，側過身，看那麻面漢還睡着，但因為我的轉動，他也驚醒了，知道時候已經不早，於是同起身，把手銬一同去了，以便漱洗，吃早點。

到N縣去，我底心裏有些惶恐，手銬又加上了，走到船埠，踏上船，在人聲的吵雜中，跨進了「官船」。官船裏的人，並不像統艙裏那麼擠，我也佔得了一個座位。那些茶房，他們是熟悉的，泡上了兩壺茶，那N中學的校役，也為我斟上一杯。

船還沒開行，我已經被乘客們注意到，他們望望我，視線裏充滿着驚奇，也

有的去和那老頭兒談話，想必他們是探聽關於我的消息，我不知那老頭兒和他們說了些什麼。過了一回，船外時常有人向裏探望，我想得到他們是好奇的來探望我的；到了那時，我惶恐的心裏反而被掩沒了

，覺得光榮似的，索性把銬着的手很自然的伸擺在外邊，省得他們看不清楚。直到船駛動了，船外才不再有人來探聽。

熱鬧中，我忘去了我是將受難的人，但靜止下來時，一種不自禁的焦慮又襲上了我的心頭。

輪機的發動聲，不息地，激動着我的心弦。

日子長了，五時多，太陽還那麼旺，又到一處碼頭，據他們說，離N城不遠了，大約六點半鐘便可到達。

離N城不遠，我的心一陣跳，但霎時又平靜下來，我和那麻皮漢商酌，我身上的東西，認為牢獄裏違禁的，都請他保存，而且，我願意把那個錶送給他，可能幫忙的地方請他儘量幫忙。

話好談，不和他們談話時，我沉思着簡直像一個呆子。

到一處碼頭，船停靠時候，起了一陣陣嘈雜的聲音，在行駛時，只有輪機的發動聲，但我往往會一些都聽不到。

午飯。飯後又幾小時，船上真悶，一般人悶得沒有聲響，而我更其悶，因為我悶裏還夾着愁。



天漸漸暗下來，快六點半了，然而N城還須好一回時間才能到。

黑暗的到來，我的心上也籠罩了一層陰影。

汽笛叫了，告訴我們N城已經到了，岸上的燈光，已經在照耀。

第二次汽笛叫時，旅客們已經在騷動；老頭兒們也開始準備上岸了。

第三次汽笛叫時，已經望得見輪埠，輪埠上有影在閃動。船靠岸時，一陣震動，我的心也隨着震動。

『哦！』我透了一大口氣。

人們爭先恐後的上去，他們很鎮靜，我呢？當然也坐着不動，一切等着他們的吩咐。

那四個人中的一個，先擠在人叢中上岸去了。

過了一回，船上的人差不多走完了，但是岸上的人並不見得少。

岸上的人並不見得少，而且似有人在探頭向船上望；他們望什麼呢？望我嗎？

半年前曾經震動全城的「暴徒」又來了吧？

好一回，那先上岸的人又下船來，於是我們一同上岸，但情形似乎有些嚴重，

他們的手槍和盒子砲又拿出來了，麻皮漢

並且一手挽着我。

上岸，閒雜的人們散開一條路，幾個武裝的警察等在那裏，向我望了望，他們跟着老頭兒在前面先走，我緊接在他們後面，我的兩旁，一個麻皮漢和另外那個拿盒子砲的，N中學的校役隨在我的後面。

## （十六）

我們前面的有，在兩旁的有，跟隨着的更多；走過一座很高的石橋時，在高處，我回頭一望，黑壓壓的人這麼多，我不禁興奮起來了，我覺得這並不羞辱，而是光榮。

孩子們看熱鬧最高興，他們在我旁邊穿來穿去，他們似乎看不厭，但這與我們的行路是有妨礙的，於是時時受麻皮漢等的高聲喝斥。

走到那條由南向北的長街，我清楚的記起，那是直達縣政府的，我於是知道他

們先把我送到縣政府。到達大門時，看熱鬧的羣衆被阻在門前兩邊，他們在爭着我；我們走到裏邊去，他們被武裝的幾個門崗阻在門外遙遙地張望。

進大門不遠，傳達室的裏面有着候審處，我便到裏面，坐下來，因為時間不早，晚飯時間已過了，他們為我叫了兩碟子菜和一碗麵。

我吃得飽飽的，等那不可知的未來。

時間不停留的過去，除了老頭兒不看見他外，其他的人，不時進進出出，但是對我沒有什麼動靜。很快的一小時過去了，我不知他們葫蘆裏賣些什麼藥。

這縣政府，這縣政府的大門，沉思牽引我進入了回憶，記得去年那次的事件，關於縣政府方面，是由一位姓W的擔任的，他一個人突然出現在大門外，僅有一枝手槍，槍聲響處，一個門崗立即倒地，幾十個埋伏在兩旁的赤手羣衆，立即高聲呼

## 新海上集

朱劍芒

旅夜書懷。用草堂韻。蓋二十七年秋重至滬上之第三日也。

世亂荒荒日。身如不繫舟。袁文情尙切。憂國淚空流。旅次嫌宵永。尊邊拚醉休。故鄉煙水際。無分伴聞鷗。

中秋前夕。夢偕湘君登一峻嶺。既達巔。一女郎攜童子踵至。共入小谷。見四壁皆峭峰。平滑如削。女郎忽顧謂予。此境絕佳。君伉儷可歲歲中秋來此。又謂今宜留題。以誌紀念。余諾之。卽書一絕。旣寤。遺其第二句。僅記所押爲宜韻。未署二十七年中秋夜朱某題云。

四壁圍屏疊石奇。□□□□□宜。眼前不少飄零感。相對名花下筆遲。

### 中秋夜書感

秋滿乾坤月色多。空臨破碎舊山河。蓬飄無異來孤島。一念家鄉一涕沱。

### 雙十節卽事

海濱重觀國旗揚。一唉廳前快舉觴。祇盼捷書連續至。長空永絕敵機翔。

中社旅次卽景  
心煩午夢稀。秋老夕陽久。西風著地吹。落葉墮前走。

### 聞廣州失陷感賦

羊城消息衆心驚。何異長垣一旦傾。遙矚南天餘涕淚。劇怜中土盡鯢鯨。魯連蹈海誠非策。漢主和番豈足榮。祗恨鬢毛衰益甚。窮居依舊守孤貞。

喊着湧現了出來，向縣政府衝進去，在槍聲中，其他的人逃了，守衛的槍械齊入了羣衆的手，縣政府便由他們把持了，縣長早已聞風而走。那時，縣政府的武裝者不知爲什麼那樣不中用，現在，那站在大門口的幾個人，看來似乎威風凜凜的。

差不多八點半了，那老頭兒進來了，一直在我旁邊的麻皮漢，走過去，和他談了一回話，老頭兒又出去了。那麻皮漢回到我身旁時，他低低的向我說，省政府的電報已經到了，要把你解到南京去，今晚，縣長還特別要開庭，想來幾天裏就會解的；他更武斷的接着說，我到南京要不到幾天就會開釋的。我聽了他的話，一方面心裏很高興，因爲在無錫發的一封快信已經見效，是的，快信今天早上便到南京，朋友對我真不差，想必他收到快信立即爲我進行，所以在下午拍出電報，而先我到N縣了，電報既然來了，縣政府不至敢不遵上峯的命令而將我長久押起來。另一方面，今晚的特別開庭，不知情形如何？會

經聽人說過的許多刑具，不知會不會用到我的身上來？使我有些憂慮。

到九點鐘的時候，有幾個沒有見過的人進來，知道縣長已經坐堂，傳我去問，而第一步工作，把我的手銬開脫了，使我驚異。我懷着惴惴不安的心，跟着他們走，望見了公堂，小地方的電力不足，電燈的光芒暗淡，公堂上有些陰氣沉沉；我走近了公案，向縣長鞠了一個躬，站着等候審問。

在沒有開問之前，我有意回頭望望，看見沒有什麼刑具，心裏一寬。到開問時，又那麼平淡，最後也提及南京的電報，於是我心裏又一寬，因為我想，毒刑是可以免受，土劣的爲難也可不至發生了。

不多時，他們把我帶下去，送到牢裏去，我便又囑托了麻皮漢一次，將進監時

根褲帶和一雙皮鞋帶。

牢裏，除了走路處有些燈光外，黑黑

的，陰風慘慘，然而我並不怕，因爲我預料到N縣少不了一頓刑罰，現在既然免去了，心上已經很高興，所以僥倖的心裏已經掩沒了一切的不幸。

在一間牢門前，他們停下了，去開鎖，顯然的，他們要把我關在這一間號子裏了，我進去，幾個囚犯已經橫着睡了，他們見我這深更半夜的送進來，有些驚奇，叫他們讓開來，讓我睡，他並且說，回頭去替我想法一條被；不久，真的送來了。

獄卒出去，牢門又鎖上了，囚犯們，本來爲了臭蟲的猖獗，在搔身的，在捉虱的，大都沒有睡着，鄰近我的兩位，並且開始和我攀談起來。

對於我的名字，他們並不陌生，他們告訴我，他們這號子裏，以前也會關過和

我一個案子的兩個人，先後解到南京去了，他們似乎對我們這個案子裏的人，都很客氣，而且，有一個囚犯告訴我說，他去年這事件發動時，牢監門打開放出來的

時候，他也出去了的，後來又不幸被他們捉來了，他並且說，下次再有這樣的機會時，他一定要遠遠逃走了。我聽了他們話，向他笑笑點點頭。

亂絲般的思緒，湧上我的腦海，雖然我把一雙皮鞋做了枕頭，枕得相當適意了，但是還睡不着。在鬼火般的微光中，我看那牢門，那是一根一根豎的木頭，木頭相當粗，徒手的人力沒法能毀壞的，加着一根橫的木頭串連着。在一旁，有可以開關的木柵門。整個的號子，三分之二是

張大坑，三分之一是低下的平地，木柵門就是在這平地的一面。大坑上，交叉的躺着許多囚犯，大約有八九個；在低下的地上，進門那裏，有一個沒有蓋子的大木桶，囚犯的大小便都在裏面，臭氣浮溢着全室。

精神的疲乏，管不了蟲咬與臭氣，我也入睡了。

(待續)



## 還鄉日記

雪夫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

早晨六時，照例被砲火聲所震醒。匆忙起身，檢點了一下行李，便獨自立在窗前，幽幽地沉思着，心裏好像有千斤重的一塊鉛石垂在那裏的樣子。啊！故鄉！我每一次的回來，你總以明媚的姿容，歡樂的形態，來歡迎我；可是現在這一次，恐怕你見了我的面，也不免悲苦傷痛，一反常態了吧！

十時，同家人往××橋××殯儀館，迎我祖父的靈柩，運送到輪船碼頭。親友送行者，汽車二輛而已！啊！祖父！你勞苦一生，到了現在，應該是優遊頤養，以樂餘年的時候了！即使或因命途多舛，不能如願，你也該在承平之日，安然壽終。又怎樣料得到你的生命，竟是被殘酷的砲火聲浪，無情地奪去的呢！更又怎樣料得到你竟未能如你平日的心願，在你自己手建的故居裏面安然地終你的天命呢！啊！祖父！你死而有知，也不瞑目了！

下午三時，輪船起碇駛行。我立在船舷邊，揮手向我的家人告別，越來越離越遠，漸漸快望不見，我本來還要多站一會兒，爲了不願看見江中猖獗的怪舟，便返身入艙，不再出去。

七時起身，在本村幾位長者的家裏，閒談了一個上午。

今天天色十分清爽；屋北的一排青嶂，似乎也比往日格外明朗了些。午飯後，我沿着溪河傍的一條道路，信步前進。不知不覺，竟行到了故鄉最高峯的小靈峯山腳下。我抬頭望了望這座雖不雄偉，卻也高聳的峯巒，一時也就鼓起登山的興致來。於是平

十一月十日

清晨四時，輪抵鎮海口外，暫停下錨。待天已明，緩緩駛入甬江。過封鎖線，沉船的桅頂烟窗，歷歷可見。八時抵寧波江北岸，便盤下小舟，欸乃前駛，四小時而抵故里。即在家園隙地，運石疊瓦而殯焉。這次運我祖父靈柩還鄉，是爲了大場失守，滬西風雲日急，靈柩寄存地的××殯儀館，火線日益迫近的緣故。現在總算已經安殯在故土了！我那懸懸的一顆心，也似乎稍稍可安定一些了！唉！祖父！你魂兮有知，在地下遇見了我那去世多年的祖母和父親，寧言孫況甚爲平安，勿告以顛沛流離的狀況就是了！

下心氣，慢慢的向上攀登。一路上聽左近山中，幾聲古寺的鐘聲，噹噹的一下一下，緩緩飛傳過來，一時我的靈魂幻覺，似乎也被引渡過去，無端起了些避塵出世的理想；可是我的腦筋上面，卻同時也明瞭萬分，知道在這暴雨狂飆的大地上面，那裏有你這遺世獨立的人們的立足之地！呵呵，覆巢之下，幾見完卵；埋首赴難，纔能圖存；這種幻夢，不如勸你醒了吧！

盡；恐怕僅僅供給山鬼木客們以一種竊笑的資料罷了！我為什麼這樣歎呢？於是我振刷精神，大步下山。在歸途上看看太陽，已經步步向西打斜，氣勢也在隨路衰落下去。及至行到家門口，看西天已經僅剩了一些紅雲的返照了！

十一月十二日

今天預備動身返滬。清晨起來，到我祖父的坟前，默默地告辭了一聲。

在汽車站候車，聞得上海國軍，已經西移；南市卻正在大火

中；心中自是傷痛萬分。這早在意料中的消息，終究是到臨了！下午二時，我又置身在輪船上，和我的故鄉分別了！親愛的故鄉啊！願你永久保持你的清白，不要使千萬個背鄉離井的人們，有所失望纔好！

船兒駛在江中，十分迅疾，一會兒已在巨浪起伏，茫茫無際的大海中，顛簸着前進。我獨自凭欄，回轉頭來，凝視着岸上的青山，忍住了滿眶的熱淚，輕輕地說了一句，再會吧！故鄉！

改作於上海淪陷一年後，一九三八·十一·十二之深夜。



雪夫君小影

本社社員雪

夫君，獲得

三次茶餘競

選，特刊近

影，以誌鴻

爪。

我鼓起勇氣，攀上了絕頂。一看四圍的情形，雖然談不到什麼「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可是那種野草蔓蔓，人跡寂寂的樣子，也真荒涼得可以。我獨自冷清清地立了許久，抬頭看看太陽，卻正在高掛中天，氣勢炎炎，心裏倒又起了一陣莫明其妙的憤激；於是我一個兒面着東方，袒裼裸裎，睡罵踢踏，在這寂無人跡的山頂上面，竟又十足表現了一刻鐘以上的狂態。後來轉念一想，我這無聊的舉動，未必就能夠把我一肚皮的抑鬱，吐瀉淨

▲購買「紅茶」合訂本▼

▲可以代印姓氏 不另取費▼

# 廉居雜錄

## 金執筆

### 祀孔與祭岳

今晨據甫自故鄉來滬之某君見告云。日前某縣舉行祀孔典禮。事前曾

由縣府預發通告。且邀老秀才輩與祭腐酸等以一齋可嘗。均欣欣然舉

以相告。至日天未明。「縣長」某卽首先伴長至聖廟。隨後參加者有駢  
背老人。有赤足鄉愚。西服軍裝。尤五光十色。祭時既屆。由「縣長」主祭。  
獻爵與祭者均肅然排立殿階。注目太牢不少瞬。乃「縣長」甫爵杯在  
手。忽訇然一聲。祭桌上瓦礫飛揚。杯盤狼藉。與祭者疑係炸彈爆發。羣竄  
諱奔逃。主祭及長尤相顧無人色。趨避不遑。並傳令特別戒嚴。然自擾  
有頃。殊無影響。大膽者偶近供桌審視。始知大成殿年久失修。係屋面大  
塊薨磚。自動落下。適中算盤。遂成巨響。當時祭器等東倒西歪。太牢亦滿  
沾泥沙。略事張羅。「縣長」等仍赦然草草終祭而去。然飽愛虛驚。聞者已  
傳以爲笑矣。

因憶近人筆記。曾載遜清乾隆帝南巡至杭。遣官往祀岳武穆廟。天忽大  
風陰霾。白晝如晦。使者冒風前行。墜馬既傷其顱。高宗意神怒。遣使不敬。  
乃卜日齋沐。擬躬親前往。屆期。大風暴雨驟至。乘輿不克前。如是者數。高

方。詣廟懸掛。乃額懸而墜。再懸復然。撫臣復奏。高宗憮然有問。小語曰。朕  
非完顏之裔。少保何絕朕之甚耶。因親撰祭文一篇。設位遙祭。祭畢出文  
于袖。當天焚之。雖近臣不知文中何語也。後勅使復往。果不再阻風雨焉。  
噫。惟聖賢忠烈。而後能感天地而泣鬼神。故其浩然正氣。可萬世不磨。此  
等處詎可以附會迷信而忽之哉。然吾輩居今之世。一息尚存。行將何以  
自處乎。

### 明太祖軼聞

首都之成賢街。卽明代國子監所在地。相傳太祖嘗于中秋夜。微行過此。  
將入遇太學生某不于階際。太祖揖而問之曰。今夜佳節。先生輩將何  
以遺。某對曰。他人多返家團敍。或赴親友約。獨我草草寄食。無所詣。因步  
月門外。聊舒抑鬱耳。太祖乃堅邀同赴酒家。入座飲。既豪。詢其鄉里。曰。某  
四川重慶人也。太祖謂既是太學生。亦能屬對乎。時某已有酒意。因率爾  
對曰。能。且工吟咏。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某對曰。一人爲大。大邦  
大國大明君。太祖復以支几小方木。命賦詩。某應聲曰。寸木原來斧削成。  
資。一揖而去。生旣醉飽。欣然歸臥。初不知其爲天子也。越二日。忽內府移  
牒太學。指名召某。某茫然自失。疑大禍之自天來矣。旣入。太祖高呼曰。賜  
爾舉首視。猶憶中秋夜飲事乎。某方悟所遇係太祖。則汗出如雨。不敢聲。  
惟有惶恐叩首而已。太祖復笑謂汝詩殊佳。且有志。思登臺端。朕已有命。

除汝按察使矣。好自爲之。要能向人間治不平也。後某歷任臺諫等職。均清廉自勵。且每以太祖不次超拔爲榮。太祖崩。某思及聖恩。輒痛哭流涕不已。迨燕王入京。竟絕食殉難。而太祖亦可謂識人矣。游戲三昧云乎哉。

### 誠女詩

一  
清廉自勵。且每以太祖不次超拔爲榮。太祖崩。某思及聖恩。輒痛哭流涕不已。迨燕王入京。竟絕食殉難。而太祖亦可謂識人矣。游戲三昧云乎哉。

二  
立身須持重。處事要防嫌。勵爾青松操。毋疑慈母嚴。



## 課兒雜詠

羅淑如

三

多言自易失。狂笑最遭譏。何必逞工辯。青綾幃解圍。

課兒詩

吾兒廿後年方八齡。初行入學。卽考入三年級。功課極佳。備受師誇。每向余索詩以誨。余才短。不善吟咏。對吾兒之要求。殊覺汗顏。用勉成四絕。以償兒願。只知愛兒心切。竟忘贻笑大方也。

四  
居家惟儉約。奢侈不與爭。井臼躬操事。千秋得美名。

浦江江雨映斜陽。立盡斜陽暮色蒼。誰謂秋來風景異。明春還是舊時妝。

### 中秋節有感

異鄉佳節倍傷情。況是蕭條劫後生。故里不堪回首望。漫天荆棘尚縱橫。  
極目雲天淚眼盈。天涯暮起別離情。遙知對此圓圓月。一樣愁從五處生。  
君姑在垣曲，植弟在絳縣，而外子在四川，胞兄在香港，余與慈親雖均在滬，亦屬兩地。

精勤方足貴。兒勿任荒嬉。業廢光陰老。他年悔已遲。  
二  
朝朝復暮暮。慎毋起倦容。古今多少士。努力在三冬。

橫豎安排久。非同畫荻難。兒如不嚮學。自問豈能安。

四

娘心深愛汝。期汝早成名。家國多艱窘。年青責匪輕。

▲「紅茶」合訂本 祇訂五十冊▼

▲欲購從速 以免向隅▼



## 鎖了的箱子 (續)

藍沁譯

陶：我沒有看見他，應吉德。

應：我想你也沒有聽見關於他的事吧？

陶：沒有。

應：沒有，真的沒有？

陶：不，我的意思是的，當然我常聽見關於他的事。

應：關於他今天做的事呢？

陶：我不知道他今天做了什麼事。

應：你聽見關於我兄弟的事情沒有？

陶：你可憐的弟弟嚇爾？是的，我難過了

半天，我很不好過。

應：那是索樂夫做的事。

陶：索樂夫？

應：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應：我知道，你不願意回答。

陶：喂，別忙呀，應吉德，你這麼忙，你不給我一個機會。你想知道什麼？

(不在意地走出)

應：(自語)好的，要是你——不裝糊塗。

(尖利的對陶)好，陶德，我的朋友，我

只有一件事對你說，索樂夫在那兒？

應：是的，那個索樂夫，他在那裏？

索樂夫在那裏呢？

親索樂夫？

陶：呵，哈哈！那個索樂夫？是的，一

個懶骨頭，是的。

應：是的，那個索樂夫，他在那裏？

索樂夫在那裏呢？

費：是的，剛才我們已經看了半點鐘了。

應：我明白了一，好，費蒂，我一定要跟陶

德在這兒私談一下，你可以到隔壁去嗎

?我不會得久的。

費：當然，大人，可是我不願你告訴我丈

夫，瑞家羅那些邪惡的行李事。他已經

知道得很多了。

應：我決不提一個行李事。(叫一兵入)伊

利克，看守這位太太一會。(私自對兵

說)瞧着別讓她走出那屋。

費：我知道你們男人的事，(注視陶目)我

要叫他一個字不差的背出你說的話的。

(不在意地走出)

應：(自語)好的，要是你——不裝糊塗。

(尖利的對陶)好，陶德，我的朋友，我

只有一件事對你說，索樂夫在那兒？

應：是的，那個索樂夫，他在那裏？

索樂夫在那裏呢？

應：人家看見他向這裏來的。

陶：向這裏來？

應：一點鐘以前。

陶：索樂夫？

應：別說了，我的朋友，他在那裏？

陶：我不知道，應吉德，我不知道。

應：你這謊話連天的無賴！你這烏龜，你

這狗東西，我要使這劍鞘打你的喉嚨，

你要給你這說謊的舌頭鉤出來。

陶：別，應吉德，別，你那麼兇，別，大

人。

應：好，那麼，再別說謊。

陶：現在你已弄傷了我，我的喉嚨要痛一

禮拜了。

應：你好好的。（停）那麼，現在，索樂夫

在這裏，是不是？

陶：是的，應吉德。

應：我知道我們早晚總歸說到這裏的，得

着忍耐的滋味了罷？那麼他在這裏，藏

在那裏？

陶：是的，應吉德。

應：他藏在那裏？

陶：可是我不能告訴你那個，要是我告訴

你，我一定得離開這地方，沒有人再願

意跟我說話，要是我告訴了你。

應：我不管那些，現在，那麼，他在那

裏？

陶：我不能說。

應：嘿？

陶：我非得離開這田莊不可，慈悲點，應

吉德。

應：慈悲？嗯？

陶：我受不了，我不健壯，應吉德，我的

頭。

應：你看見我這把刀沒有？

陶：啊，別，應吉德，你是不是要——應

吉德，我要告訴你了就非得離開這裏不

可。

應：喂，陶德，我非抓着索樂夫不走。讓

我們明說吧！

陶：呵，是的，應吉德，我什麼都肯做，

在那裏？

我什麼都願意說，可是，我不能說出他

在那裏；我不能，我會離開這地方的。

應：你用不着告訴我他在那裏，用不着這

麼費話，懂嗎？

陶：呵，應吉德。

應：讓我們商量商量，你不願你鄰舍叫你

賣友，我懂得，你不願我燒掉你房子，

或是許這刀刺你，我也懂得，好，你安

靜的交出索樂夫來。

陶：我不能，應吉德，他們會知道的，他

們會知道的，費蒂會告訴他們的。

應：我不是說「告發他」，你這笨蛋。

陶：那麼是什麼呢？應吉德？

應：給我點暗示他在什麼地方，那麼我就

能找着他了，我會假裝搜屋子，照見他

，好像碰巧似的，得啦。

陶：可是——

應：得了，你聽見這口袋沒有。（拿出一

錢袋）

陶：是的。

應：你聽見沒有？嗯？叮——叮！他在那

## 喧嘩小記

趙景深

### 記周楞伽

最初便我知道周楞伽這名字的，是由於友人陳伯吹的介紹。伯吹對於楞伽極致傾慕之誠，忙碌的我，雖然也欣賞楞伽寫給兒童看的寓言，但對於他那工整而又細緻的圓頭小楷，尤其感到興味。

練獄的出版，使得楞伽的讀者層增大。我常在所接觸的人們的口裏，聽到對於這本《茅盾子夜》同以複雜社會為題材的小說的讚譽。他自費印了這本書，卻能像熱燒餅似地很快的賣完，實是不容易的事。

他的耳朵不大方便，因此我們跟他談話，常要用筆談；見了他，就得預備好幾張白紙。因了耳朵的關係，也就帶點口吃。這原是生理上無可奈何的事情；聽不見人世間一切爭名奪利的紛擾，而專心致力於寫作，或許反而是天助成之，使其成為一個觀察敏銳的創作家呢！耳朵既聽不見，便使得眼睛的運用特別發達，以眼代耳，注意周圍人們嘴的開合，姿勢的傾向，便也會了幾分意。他特別比常人需要觀察，因此他也特別在觀察上有了成就。

在朋友會聚，酒酣耳熱的時候，他 also 要求人家與他賠拳。因此有人寫一句話在紙上問他：「你怎麼能知道人家所說的數目呢？」他便說：「聲音大，可以聽得見。」這

裏？

陶：我不能。

應：得了，聽，三個銀馬克，嗯，只低低說一聲，那，說呀。

陶：三個銀馬克？

應：三個銀馬克，你還用不着直說出來，聽聽！

陶：那錢不少啊！

應：你可以得着牠們，嗯？說呀！老東西

，他在那裏？

陶：讓我在手裏稱稱。

應：當然，給你，好哪，快說：他在那裏？告訴我，他在那裏？他在那裏？他在那裏？他在那裏？他在那裏？他在那裏？

這箱子裏麼？

陶：不，在箱子裏。

應：不是？箱子裏是什麼東西呢？

陶：費蒂的東西。

應：那麼他在樓上？嗯？樓上？  
陶：不，不在樓上。

應：外面？嗯？

陶：（將錢放在桌上）應吉德。

八個字含有倔強，希望，缺陷和失望。伊：給那位太太請進來，大人。你可以進去了這個緣故吧？

應：是的，什麼事？

應：牛欄嗎？

陶：你不怪我藏起他來嗎？

陶：不，不，你要在牛欄找過。

應：不，不，當然不會。

應：還有？

陶：發誓你不吧，你不罰我？也不給我家畜拉走？

陶：應吉德？

應：不會，要是你告訴我他在那裏。

應：嘔。

陶：你首先假裝搜這屋子嗎，應吉德？

陶：發誓你不告訴別人，發誓你不說我告訴你的。

應：好的，我先搜屋子，還有呢？

應：當然，我不告訴人。

陶：你看見那邊那個門沒有？

陶：你可以數數羊數，懂嗎？

應：是的，是的，還有呢？

應：牛乳棚左邊？嗯？

陶：你非得走過那扇門，不，不，走這扇門，再繞過屋去。

陶：牛乳棚左邊。

應：是的，上那裏去呢？在稻草堆裏？

應：我要看他們數的，多謝你，陶德。

陶：不，在那裏。

應：我要看他們數的，多謝你，陶德。

陶：現在，你假裝上樓去搜查嗎？

應：是的，我們叫進費蒂來，喂。

陶：不，不要費蒂來，不。

應：要的，人們，嘿，伊利克！

伊：大人。

應：給那位太太請進來。

應：還有什麼？嘿？

應：在牛乳棚左邊。

紅茶（文藝半月刊）第十二期 鎮了的箱子……（劇本）

伊：給那位太太請進來，大人。你可以進來了，太太。（費入）

費：好，你們談得好吧？

應：不，不是我先打算的。也許，你丈夫今天精神不好。原諒我一下，喂，瑞符，賀克德。

兵：（進）大人，大人。

費：我很抱歉，費蒂，可是我必須搜查這屋子一下，你丈夫已經答應我了，所有的屋子我都得瞧瞧。

費：搜我的房子，哼！

應：我不會給它弄亂。

費：搜我的屋子？真的，為什麼你搜我的屋子呢？

應：爲你的表哥索樂夫。

費：我——表哥——索樂夫？爲什麼你要我的表哥索樂夫呢，我倒要知道？

應：來，費蒂，我很抱歉，現在讓我看。

費：看看，是的，爲什麼你要看看？我不

要我的房子拉成碎片。

應：他們不會搗亂的，費蒂。

陶：(在上)費蒂？

費：嗯？阿德？

陶：好，沒有什麼，我只要問問你在不在

那裏。

費：我怎麼辦呢？我知道了！(輕快走出房去，兩秒鐘內領索入，樓上亂着吵着。)別做聲，別做聲，低聲也不成。

索：我做什麼呢？

費：別說話。

陶：(在上)你還在那裏嗎？

費：還在這裏，你管呢？到箱裏去，索樂夫，進箱裏去。

索：(親她。)再見，在箱裏，費蒂。

費：你這傻子，進去，我得鎖起你來，別

打噴嚏，要打就把嘴按住，只有這危險的機會了。(鎖上箱，拿起鑰匙，輕輕的，趕忙的將麵包啤酒放在桌上，預備

晚飯，應，陶，兵士又上。)好，大人，你碰巧找着我表哥沒有？

應：我還沒有看完哩。

索樂夫？

費：還沒看完？你可以看看這鏡櫃？我要

是你，我會看的，不然就在爐子裏，是的，看看竈裏，應吉德，阿德，讓他看

看竈裏。

應：(對兵士)。上廚房去，瞧瞧竈裏，你

們其餘的跟我來，我們要看看田莊。

費：別驚着你大哥哥，應吉德。

應：什麼哥哥？

費：驢子。

應：呵，你倒滑稽，費蒂。好，我看，誰

最後笑的笑的最好。(與兵士下。)

費：阿德，陶德。

陶：嘔，費蒂。

費：這袋錢幹嗎的？

陶：一袋錢？

費：這袋錢，那是什麼？

陶：那是我打集上帶回的。

費：沒那回事。

費：不管搗亂不搗亂，我不要誰來搜我的

屋子，這不是索樂夫的家，你爲什麼要

話，你可以責問我的部下的。(待續)

應：你當然知道我爲什麼要索樂夫。

費：我真在我自己的家裏被人侮辱了，(對陶德)我奇怪你竟坐在那裏讓你的太

太受辱，至於你，應吉德，別看你高貴

，你的態度並不比一個在豬圈裏長大的

強點，這就是我所仰仗於你的了。可是

你呀，阿德，我真替你害羞，依靠你

女人呢，男人，別讓這些東西給房子翻

個身。

應：(對兵士們)。上樓去，每間房都搜搜。

費：你真敢這麼侮辱一個女人！你們官們

應當對人民客氣點。要是我是男的話，

你不敢的。

伊：(向應。)隊長，請示。

應：什麼？

伊：那個箱子，隊長。(指箱。)

應：於它有什麼關係？

伊：我想也許在那裏頭。

應：胡說，上樓去。(兵士全出。)(對陶

德)你也來，陶德，有什麼東西不見的

# 一野火選

楊晉豪

某年，楊先生因黨案關在南京獄中，在那裏他寫了一本集詩，叫作「野火」。他出獄之後，並不想發表，因為他不要做一個詩人。最近給我看見了，我覺得很可愛，而且就此埋沒了也很可惜，因此我就選了上面三首，發表在這裏。其他則有些太長，有些不便發表，只好割愛。

——山源附註。

## 風

風，他從未有人追從。

車輪壓在他身上打滾輾轉，  
于是他被擠在田中混進了泥隙。

上升，飄散，  
落入于空間，

他不自主地被擠進了泥隙，

花碧的天——

圍抱雲絮輕翔；  
向來沒有一定的行蹤。

沒有怨恨，也沒有悲哀；  
而他倦怠地昏沈睡，

淡泊的心緒，  
廣泛，無際！

風，他從未有人慕愛。  
向來沒有正常的悲歡。

直到他被掩埋而化成了泥灰。

突地鞭竿轉上：

擣刦枯枝殘葉，  
徘徊崖谷歌嗟；

臺中央鞭竿揮動：  
微風，閃光，雷鳴，

荒漠中的颶風，  
飛卷起來的沙塵，

暴雨後，晴明，  
天際的霞痕——

滿空塗上烏黃；  
風因倦怠而休憩——

滿地秋楓，  
血樣通紅！

一顆微塵  
是誰在不經意中造下這顆微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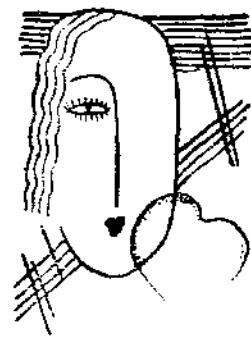
並不覺得歡喜，他生命的誕生，  
也沒有愛，沒有智慧和熱情；

一出世，他便是昏惱而呆頓。  
煙沙下沉，

暴風吹起他打跟斗盤轉，  
使他跌在馬路上給馬蹄踢踏，

冉冉的青煙，

——  
紅茶〔文藝半月刊〕第十二期「野火」選



## 阿九哥副傳

大赤



### 引端

從前魯迅先生做過膾炙人口的阿Q正傳。做傳不是容易的事，我的資格當然够不上追隨具有文壇權威的魯迅先生；但這位阿九哥，卻畢生事業，照耀千秋（？），同一畢命於小小的彈丸，而阿Q是槍斃，阿九哥是狙擊，是暗殺。——孔子修春秋的史筆，寓褒貶於一字，作傳是史家所最鄭重的，槍斃是槍斃，狙擊是狙擊，即暗殺與狙擊，至少亦有些微區別。——被槍斃的阿Q，既可以列入正傳，那麼，被狙擊的阿九哥，更應列入正傳了。不過阿九哥死後，並沒有見過任何政府命令，『生平事蹟，着宣付國史館……』我更沒有史家大手筆，效法魯迅先生，以私史的筆法，替阿九哥列一篇正傳。不得已而求其次，別傳罷，自阿九哥死後始終沒有見過什麼傳；小傳罷，大傳又在那裏？並且阿九哥的家屬，也沒有託過我做傳，尤其說不上家傳。於是，我就想到魯迅先生雖死，將來必有第二個魯迅先生爲阿九哥繼續做一篇阿九哥正傳，我做的傳，竟稱爲副傳，是最爲適當的了。

如今要開阿九哥的履歷了。阿九哥姓甚，名誰，籍貫，生年月日，家世如何，這是做傳所不可少有的。笑話！阿九哥姓甚麼，我實在不能說，並且不敢說。第一，阿九哥在少年時即對我說：『人的姓，儘可不要！一定要取一個大號，以便彼此見面時的稱呼，我排行九，就叫「阿九」，你排行六，就叫「阿六」，何等簡便！』這句話真對！既有了大號「阿九」，還要加上一個不相干的尊姓，這多麻煩。第二，阿九哥由祖先傳下來的舊姓，據說，因避不可侵犯的聖諱，不知在那一朝代，那一年月，忽然在百家姓上把這個獨一無二的姓，改變形體而加上一隻耳朵。阿九哥真是一個考據家，又嘗對我說：『阿六！你要記着！你的姓是春秋時一個人的國名，翻開左傳第一頁就可看到。但是你的姓本有一隻耳朵，現在卻被割去了；我的姓卻反而多生一隻耳朵。我本不需要這隻耳朵，還是割下來還了你，各仍其舊罷！』我覺得阿九哥這句話又是很對！於是，他把不能不用姓的卡片印上了，居然堂而皇之

將祖宗的姓處以割耳朵刑罰。我要想將他割下的耳朵裝在敝姓上，質諸家人，家人不贊同；商諸親友，親友反對；都說我太怪僻。結果，還是照舊。現在替阿九哥作傳，寫他從前有耳朵的姓罷，似乎對不住死者，尸骨未寒，怎樣硬替他將廢姓復辟！割了耳朵，他在生前確沒有什麼感覺，——究竟是生在頭顱兩旁的耳朵，我卻有些膽寒！現今是什麼時候？唐紹儀在上海被暗殺，報紙上登載特號大字，果然並沒有照宣統元年的舊例，因避御諱而改儀爲「怡」，我卻決不敢大冒不謹，在尊經衛道，四書五經重用

作學校讀本之際，而犯了聖諱，這個罪名，恐怕不止割耳朵；況且我的敝姓，早沒有耳朵了！思之再三，只有依照阿九哥少年時的主張，直捷痛快，把這個不相干的尊姓取消。

姓，可以取消，名字總要寫上一個，不過阿九哥的大名又太多了。他做學生有學名，做教師有師名，做委員做局長，又有官名；臨了做維持會會長，更特別起一個嶄新的新名。人家稱他「九兄」，「九弟」，「九叔」，「九伯」，以至「九先生」等，總逃不了這個「九」字。便是傭人們，我只聽見叫過他「九少爺」或是「九老爺」。他在三十餘年前，還有一個特殊的別號，是他大病後自己

告人說：『這一次的病，請的醫生，十個有九個回絕；親戚朋友來探病，也是十個有九個以爲這病是不可挽救的了。連我自己也覺得這條性命十分之九要送掉的了。奇怪！偏沒有死！我應當改一個別號，叫作「九死一生」罷！』他還請人雕一方石章，這位鐵

筆家是照規矩用左旋迴環的寫法，可是不懂圖章上寫法的，總唸作「九生死」。——這也不用嚙嚙了，橫豎這個「九」字同他相熟的都知道，凡稱呼他加上這個「九」字，他也總答應。生也能，死也能，那是不成爲問題的。

姓和名，這樣就算了，籍貫呢？那更難說！我曾看見東南文化之邦（？），上比天堂下並杭州之大都會的熱鬧街市，菜館中由「滿漢全席」改爲「中西大菜」的市招，如今都改作「日支料理」了！尤其是報紙，支那阿二的風頭十足！不久的將來，也許要將某鄉某區改稱爲某某町的。阿九哥也會寄籍在這個大都會，似乎國籍早經自動取消，鄉籍更其談不到了！

姓名籍貫，勉強交代，講到生年月日，我沒有代阿九哥推過貴造，只記得我從小總稱他九哥，我今年四十九歲，清曆十一月十三日出世，假使依照胡適博士考據什麼屈原年齡，宋玉誕生的法子，阿九哥總生在大清光緒十六年以前；或者就是光緒十六年而生在十一月十三日以前的某一日，那是無疑的。

阿九哥的家庭，本是中產階級，幼年時代所度的光陰，在我眼中是十分豔羨的：他有不問家事以至不問世事的父親，有精明不過而待遇子女異常溺愛的母親，有能言善辯足使謝道韞卻步的姊姊，有慧頭慧腦能令黑旋風減色的弟弟。阿九哥衣服翩翩，高視闊步，當十二三歲時早在社會上交際。憑你什麼老前輩，想倚老賣老稱他一聲「九官」，那是不答應的，還是稱他「九兄」，他也

回稱一聲「某兄」。阿九哥最初踏進社會，就能擇貴而交，和一個現任巡檢司的大少爺訂盟換帖，不要說他的母親十分得意，對着鄉隣，總是說：「我家阿九，今天又到衙門中去了，司官的兒子和我家阿九真好，像親兄弟！」便是家中所僱的羊角老媽，有時和人口角，總要高喊：「叫我們少爺送你衙門中去，打你屁股！」榮耀！威風！這是阿九哥的黃金時代，像我烏煤一般的生活，那裏比得上！

阿九哥進了大都會中西洋人所設的學校，英語流利，英文嫋熟，二十歲就回鄉擔任小學教師。十八九歲的學生——在宣統年間內地小學校中的大學生是不以爲奇的——不能不稱這年青的教員做老師，阿九哥得意，阿九哥的母親更得意，只可惜羊角老媽死了，不能再借少爺的威風而恐嚇鄉鄰。阿九哥當了三年教員，就升任學務委員，更由委員升任校長。非但做校長，又和縣視學周大人——不是恭維，某鄉宦請周視學題主，贊禮員曾經高唱請大人升堂，是我親耳聽見的——換帖；換帖盛行，小教員誰不願意，五十以外的國文教員，二十左右的體操教員，都和阿九哥換帖，九兄長，九兄短，阿九哥當然居之不疑。阿九哥母親大得意，阿九哥的弟弟尤其大得意，阿哥做校長，弟弟在學校中讀書，地位何等優越，試驗題答不上，那一個教員敢不給分數；犯了校規，那一個師長敢記過！偏有個不識相教員，將校長弟弟訓斥，弟弟哭了，校長太夫人洒酒降臨了，「誰欺我孩子！我叫我大

兒子辭掉他，看他那裏去混飯喫！」這個闖禍教員躲了，再也不敢放屁！

阿九哥有許多特長：喝酒，今天大醉，明天還是喝；喝得大吐特吐，喉間吐空了，再把酒灌下去。談天，不論親戚朋友，老的少的，俊的俏的，蠢的俗的，你和他談，他總敷衍；話匣子一開，你不和他談，他的談興還是不息，除非你立起身來說『再會罷！不談了！』他纔還答你『下回再暢談』，算暫告一段落。（待續）

# 國內唯一之旅行刊物

民國六年一月創刊  
實售三角  
國幣一角  
年出六期

本誌自發行以來，十有二載，專登關於旅行方面之著述，如各地山川形勢名勝古蹟風俗人情，與夫沿途食宿舟車行程等等，文字與圖畫並重，內容充實，印刷精美，夙承各界讚譽，預定全年十二冊國幣三元外加郵資本埠二角四分外埠三角六分國外三元六角。

上海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香港皇后道中六號



## 又是一條血痕（續）

胡一德

希望你愛我的——新！

昨天給你的信發出以後，自己覺得好笑起來，要給你的東西，竟然會忘記放進去。這樣鹵莽，實在該打。你罵我，打我，我決不怪你太兇。

好妹妹！不過請你不要打得我太重了！

我錯了，不敢再向你多嘴，只好小小心心補贖給你。

我的愛，打我，罵我，我相信你沒有勇氣的，所以我不怕你；但無論如何，你兩個可愛的眼珠，祇少要白一白，或者要撅起

了鮮紅的小嘴巴罵一聲：「不老實，不小心的頑皮孩子！」

好妹妹，你真的這樣罵我嗎？如蒙不棄，無任歡迎，最好還請你罵得聲音高一點，能夠使我親耳聽到；或者你暫時忍耐一下，明天或後天我來向你道歉，你當面責備我粗心好了。

魯戈 八日晨

要靜默三分鐘，以申謝悃。因為我知道一般的病人，病愈出院以後，決沒有這樣洪福的。

我更感激你，每次和你相見的時候，你好像總是很關心我的樣子。我不是無知覺的，我不能不感謝你的好意。

你的好意我是知道的，你每次好像很有心要問一問我和她的究竟。你每次來，你每次有這種表示，所以每次臨走的時候，終要放幾聲疑問的起身砲，弄得我難以回答。

關於戀愛的事，我想只要問一問內心是否聖潔？聖潔而無瑕的話，就可以當衆宣布，無有不可公開的；更不必等到雙方成熟以後，再行「諸希公鑒」。事情而成功，就是努力的勝利，人生的莫大安慰，可以高唱凱歌，播音到全人類的耳鼓中，叫世界上的來同聲祝賀我們「花好月圓」等等好名詞。

在這世紀中，假使還是忸怩怩怩，吞吞吐吐，女人因爲天生害羞的心來得利害，還可原諒，粗直的男子，實在可以再不必自苦了。所以在兩性發生愛的過程中，還是大方些的好。我雖然不能配做時代人物，但總不願像前世紀已經腐化的人一樣！所以不能

M：

多謝你和她時常惠顧，中心感激，於你們光臨一次之後，總

紅茶〔文藝半月刊〕第十二期 又是一條血痕……〔上篇〕

再喃喃不出口，你以為我還須守祕密，我到有點耐不得，就「揭誠奉告」你吧。

老實告訴你：我的確愛她，而且愛到極點。我不是不知道身體上已經留下一個大疤痕了，我熱烈地愛她，熱烈的心不死，以後心上也許要因此而再加上一條大血痕！但是我鄙棄做懦弱的「情癱」，我當用我的力量來打破苦悶的雲圍，踏進光明溫暖的坦途。

現在的我，要向前大刀闊斧衝鋒，一切一切，都於我有阻力。現在的我，頂好是無知無覺，沒有悲觀，也沒有樂觀，沒有積極的思想，也不過於消極，只是渾渾噩噩，那於我的精神上頂好過了；可是天生不知足的我，於我實在做不到，回憶起來，還是十一月八日那天幾小時麻醉未醒，失去知覺時的有趣。

古代哲學家告訴過我們：「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詩人說：「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我的苦悶大概如此。

大病之後，身體得到復活，精神心情，勢必復然，熱情和春花一樣苞發起來。但仔細想想，現在的我，自量無一足以自慰慰人，要人家來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如何可能？不可能，如何免得不要苦悶？「抽刀斷水水更流，」我怕以後逃不了煩惱！

去吧！一切都去到腦後去吧！還是寫寫意意散髮弄扁舟去吧；但孤島之外，是何世界？我是青年，我不負青年應負之責任，

困居孤島，已覺可恥，再同入濁流，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人生最苦悶的，莫過於事情不能一刀兩段，我既然明白戀愛還未到時間，那末不要放在心上，不是很爽快嗎？但不知怎樣，我於她老是「抽刀斷水水更流。」沒有了她，就簡直沒有其他的希望。

她的心理我是知道的，我可以明白她只是對我敷衍的原因。我不知為什麼弄到這樣沒有勇氣？「抽刀斷水水更流，」為什麼她的影老是離不開我的心坎？想到以前毅然抽去七根肋骨時的一鼓作氣，現在覺得很矛盾，回憶從前的勇氣，於今不免有愧。

戀愛要有相當基礎，相當條件，可恨我的學問，精神，時間，金錢等等……都給無情的戰神，病魔打壞了！我非不自量力的人，在目前的處境下想與人談戀愛，豈不矛盾？所以她只是敷衍我，沒有一點真的表示，我實在非常佩服她理智的豐富！我屢次想把理智振作起來打敗熱情的火焰，但不知怎樣，從前冷靜的心情，而今終被熱情燃燒得沸騰。

人類頂壞的心理，要算明知故犯。我明知道目前要恢復身體，應該先打破一切的阻力，勵步康莊，然後再談溫暖的愛，假使現在先求溫暖，以後恐怕反而要受阻礙，覺得懊悔。

上面說的話，自以為是警告自己的真理；但不知怎樣，忽然又憧憬從前爲了只想求真理不眞理，以至於損害了身體，犧牲了七根肋骨，以後假使再抱此枯燥的人生觀，恐怕還要上當哩！

這樣一想，所謂真理就吃了大敗仗，她的影又來了。她的影

已還要向你哀鳴。

來了，可是她的心終不來，這樣狗屁的真理又反攻起來了。

M啊！我痛苦極了，真理與熱情老是在我的腦海中，心坎裏打得烏天黑地，我相信以後再任他們長期戰爭下去，我這塊良田，真要成爲一片焦土了。

所以我現在不希望別的，只願世界上的醫學專家，能夠發明一種特效藥，人家吃了下去，理智和熱情，都會立刻消逝。小姐！貴醫院裏有沒有這種靈藥？有的話，請打電話給我，我立即奉上大洋一元來購買，等我用開水吞下去以後，好趕出真理和熱情兩隻害人精，讓我遺忘一切，安安靜靜熟睡十二小時。

游泳家！（她很內行游泳，所以這樣尊稱她，她一定很高興

人家這樣恭維的。）請你快點穿起游泳衣來跳下水救起這個沈在愛的苦悶的深淵裏的溺者吧！

M！我的苦悶的心理，經我詳細解釋了，想你以後再也不會莫明其妙嗎？以後你們再也不會來熱諷冷嘲我了嗎？

魯戈

人家這樣恭維的。）請你快點穿起游泳衣來跳下水救起這個沈在愛的苦悶的深淵裏的溺者吧！

唉！不意數月來含甜帶辛的痴心熱望，你竟以毒蠍目我一夜關人靜，終宵轉側，肝腸寸寸欲斷，一晚數小時朦朧合眼，稍覺昏昏好過，熱淚點點流落枕畔，只好任它湧出眼眶，頂愛我的父母親睡得很甜，叫我如何敢輕輕抽泣。

你恨到我這樣利害，你竟討厭我到這樣深！

今天忍痛佈上寸箋，心如刀剗，無力握管，因爲怕你要撕得粉碎，以爲不值一顧，把牠蹴踏於污泥之中；但我心酸痛，不得不

親愛的小姐！以後不必再厭惡我了，我做了幾個月的迷夢，的兒子，神情不似平日，慈祥地輕輕問道：「你昨晚怎樣？睡得着嗎？」我的心上只有劇烈的刺痛，但無論如何，不敢再溜出眼淚來。

，自知以後只有把單戀的涕淚，嚥到肚子裏去，顧影自憐，度此苦悶的長日！

我的愛呵！（你一定討厭我再這樣叫你，但你要原諒我今天再這樣叫你，是哀叫啊！我還要請你原諒：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天，我一刻不能不這樣親親蜜蜜地叫你，不管你討厭我，唾棄我。）夜深人靜，銀河星稀，夢醒遐想你的神情，一舉一動，無論對待何人，何等溫柔，我有什麼罪過，你割得我的心痛到這樣？

我知道了，你討厭我，惱恨我，不屑反省我對你的苦心，在你的心中，只是不屑與被病魔摧殘過的人接近啊！

呀！我錯了，我的思想太矛盾了，病裏只是希望生之樂，以致今日受此刺痛，自尋煩惱，作繭自縛，尙何言哉！

唉！我從今知道了，以後雖然還在人羣裏混着，除了我的爸爸媽媽還愛我，還要我快樂以外，還有誰來憐愛我？

我豈不知道你對我的用心，只可憐你的影始終離不開我啊！

除去你沒有第二個影，更不願有第二個影到我眼簾內再使我煩惱。何以自苦如此？何以獨要苦戀你？問一問自己的心，實在不能解答。以後自知沒有希望了，只有有一天活受一天苦痛！

「弟弟！為什麼這兩天你每頓少吃一碗飯？廚房的菜太馬虎，天氣又熱起來了，所以你的胃口減起來嗎？但……但是以前天氣熱了，你不少吃的，爲甚麼少吃起來呢？」媽媽這樣的問，爸爸注意起來了，停止了要推進嘴裏去的菜望着我。

「爸爸媽媽，你們還希望我多吃飯嗎？你們還希望我的身體一天天強壯起來嗎？唉！我不是不要自愛，只恨我以後心裏煩悶，媽，以後你們可以不必管我。」我想吐出胸中的苦悶，向他們訴苦，可是那裏說得出口？只好把要說的話，儲蓄在心房裏。「困居在孤島上迷途的羔羊，以後你怎樣？」我茫然地暗暗自問。

「我不願失望而就此意志消沈，我寧願活受痛苦，大時代還不許我就此結束，我須負了痛苦掙扎下去。」又茫然自己解答。

我的愛，我終身不忘病中你賜給我的溫柔安慰。

你去還我的東西，我不忍拿起手來把它毀壞。不要怪我纏繞你，寄還你，請你痛痛快快代我動手吧！你不還我，以爲我笨得不知道你討厭我，其實我沒有一刻不明白。你既有力截碎我的心，你當然有力把它搗得粉碎的。

唉！我知道了，病魔害了我，熱情苦了我，以後的吾，友情無力再寫了，一切都丟到腦後去吧！

「新，一新！你不回頭，可憐我抽刀斷水水更流！」



## 離家

金

一天，——一年前的今天。

早上，東方的天空，漸漸地露出魚肚色，時候是深秋了，宅前圍着短籬的場上

，靜悄悄地，三棵光禿禿的梧桐，呆立在

那裏，不動也不響；幾張枯葉，呈着病人的臉色，皺着眉頭；曉風吹來，它們便簌簌地悲叫着，像麻雀般地跳到籬腳。靠着籬笆的保護，懦怯地縮在那裏了。枯寂，肅殺，籠罩着這小小的場地。

爲着生命，爲着祖母，我不得不回祖母離開這幽靜而甜蜜的家，——故鄉之一角，向那繁囂的萬惡之區去避難。

我們想避免鐵鳥的滋擾，乘早就走。但是祖母仍是戀戀不捨地，對着那些笨重的傢具，和出世不滿兩週歲的房屋，只是歎息，搖頭；不，她對於任何一件東西，

都表示不捨的神情，任何一件東西，只要和她有過關係的，都像是她的一滴血一塊肉一般，永遠地愛着的。

她從客廳到臥房，從臥房到客廳，跑了好幾次，七十多歲的老人，還是這樣地耐勞，真可佩服。

「還有這兩幀照呢！」祖母指着壁上我父母的遺像這樣說。

「喔！你不說，我倒忘了。但這樣大賴遺像，想找個妥便的方法。」

「我想還是只拿照片，那鏡架就丟在這裏吧！」我這樣提議。

「唉！」祖母輕輕地吁了口氣，一聲不響，望着，停着，終於含着無限的憐惜說：「現在只好這樣了，去掉就去掉吧，時勢至此，也得不然了。」

於是我把照片從鏡架裏取出，捲成圓筒形

我不回答，自管自把照取下，拂掉了積着的塵埃和蛛網；照片上的父親母親，仍歡欣地笑着，也許是苦笑吧！但又明明是自然的笑啊！唔！他們祇是父母的影兒罷了，怎會體恤我們的孤苦呢？……是一二八那次，父母還健全，一切都不用我們費力，不用我們擔心，舒適地逃進安全區。可是只短短的六年呵，父母已永逝了，惟有我們老幼倆去摸索了，……

「弟弟！你想怎樣拿？」祖母之話，打斷了我的憶想。她祇是望着我，嚇得我連忙竭力忍住盈眶的熱淚，免使她也起了傷感。

「當心啊！竹梯滑呢！」上去取那兩幀照，，縛了起來。

## 茶餘偶憶

查猛濟

宣鍾華兄弟

浙江省丁卯清黨之役，死難最慘而一門俱盡者，宣鍾華及其弟中禪是已。鍾華之與余交，始自學生運動，終於革命運動。丁卯之役，余與鍾華同被通緝，事既發，余匿門人余聲家，凡月餘而出城，鍾華則當夕借得鐵路警裝，喬扮路局人員乘滬杭車，意欲由上海奔武漢，黨部重要公文悉納警服袋中。時禁令甚嚴，車站輪埠密探棋布，衆皆以爲非善策。鍾華奮不顧，車抵松江，卒爲探目所察，竟被羈，黨部公文俱在身畔，亦無從抵謂，至新龍華即被殺。鍾華弟名中禪者在黨部任技術工作，殊無能。鍾華既死，中禪亦被逮，入陸軍監獄，數月不決。時法庭黑暗不可言狀，決獄輒憑臆斷，死者致死之緣皆甚滑稽。迨詢中禪，刑官僅詢曰：「汝非宣鍾華之弟耶？」答曰「然。」判曰：「是宜死，汝姓得不妄常也。」初鍾華亡命隨黨軍至江西，就某術者問吉凶，術者按其生年月日時俱帶戊字，謂其八字與關壯繆正相同，且告以今歲在卯，防有「過鐵」之危，囑其善自趨避，「過鐵」者贛語猶「砍頭」也。鍾華素信唯物史觀，於術者語視爲玄談，絕不介意，不數月而其言竟驗。鍾華諸暨人，其所居村傍向有關帝廟。難既作，土人於夜間常聞馬蹄刀杖聲，近關帝廟數十步輒有紅光動搖。然則關壯繆其鍾華之前生耶？惜中華無子而有弟，中禪固未可以儕關平也，是又不可解矣。

算命與關帝廟等話，只可以當作談助，尋尋開心，按之事實，決無此理，讀者幸勿信以爲真。——山源附誌。

快些走吧！」

「你又要怕羞了，從前有你的父母在，百事都由他們去做，現在他們故世了，除了你，還有那個替你做呢？你自己爽快地去說一聲就是，才好早些走。」她似乎也想起我的父母了。

我終於硬着頭皮走出去，太陽的紅臉，已在退縮地探出來。天空的白雲，被陽光染成鮮豔的朝霞；如數團火焰，忽明忽暗，又如皇帝的龍袍，隨風飄拂。呵！鮮豔的故鄉的朝霞啊！我真不知如何稱頌你？然而想到又將離去的家鄉，我又不知如何將你帶走？

我照着祖母之話，去一家家告別，每家親戚。似乎都不像以前了，一走進他們的大門，總感到一種沉寂苦悶的氣息。說話的時候，也都滿面愁容；他們嘴上儘

管處幸我們，羨慕我們，而他們的心中，我想，一定是擔憂着吧！平常，他們都是辛勞勤儉，自食其力的家庭呢！然而經濟的束縛，使他們透不過氣來，那裏來餘力去搬家呢？大多還想苟安一時，等「兵臨城下」的時候再講。

其實那時，敵兵已渡過蘊藻浜，大場已陷於瀕危之境，而家鄉也不能久居了。但我總這樣安慰他們：「現在租界上人口多，房價貴。老實說，我們也是勉強地租了間亭子間，幸虧房東是父親的老友，房租比人家低些，這才算有了個着落。而且許多的傢具，也只好不搬。搬場搬場，只搬了幾個人呀！總望早些太平。……此地靠近租界，臨時逃起來還便當。不過貴重的東西，總要寄在人家才是。……」他們的回答，也總是那一套：

「唉！現在窮人連逃難也逃不起了。」「都是××人不好！橫一次豎一次來吵鬧，總有一天會天誅地滅的。……」「不知到那時才太平？」

我聽了，心中不免起了一陣陣的難過，在難過中我體會到農民們的隱痛，而且覺得農民們對於某國人，莫不有著同仇敵愾之心；那次的浩劫，已給予他們以深刻的印象，——不能泯滅的痛恨。

每家親戚告別過後，這才回家。

「轟——轟隆——！」炮聲又起了。樹上幾隻剛起身的烏鵲，正在整理羽毛，一聞炮聲，驚慌地飛向另一棵樹上，「哇！」哇！地叫着。任引頸長啼的公鷄，也嚇得躲進籠子。蜷伏在地上的黃狗，也霍地坐了起來，側着耳朵聽。炮聲！多麼恐怖的炮聲呀！這時壯烈偉大的前線，也許又飛濺着血肉了。

我的腳雖在搬動，我的心卻又飛向前線去。我彷彿看見保衛正義和平的戰士，裏創再戰的機槍手，血肉模糊的屍身；我似乎聽到炮彈的噓噓聲，屋廈的崩坍聲，士兵的呻吟。戰神啊！我歌頌你，因為你為正義和平而戰；我憎惡你，因為你破壞了正義和和平。

到家，太陽已照遍了屋前的場地，時候已不早。我們可囑了住在舊屋裏的老房客，鎖上了門，就匆匆地離開了家。

這時，我的腦中，翻起了巨浪狂潮，怎樣表示我心中的情感。雖只是四五年，對着這住了四年而瞬將離別的家，我不知怎樣的感覺農民們對於某國人，莫不有著同仇敵愾之心；那次的浩劫，已給予他們以深刻的印象，——不能泯滅的痛恨。

但那裏有著我的小書室，藏著我的書，有著我父母之心血，也有著祖母的淚。在那裏，我消磨了我最後的童年，我備嘗了鄉居的幽美。在那裏，我學得了豐富的知識，我養成了健全的體格。然而，我對它只有默然。但我的心似乎跳得很急促，全身的血也流得更迅速了。假使我沒有攜帶包裹的話，我的身體幾乎要跳動起來。

最後，我對着家望了一眼，我的家，它還靜靜地趟在場上，浴著微淡的陽光，不知它還是爲了我忍心的拋棄而怨恨呢？還是它沒有知道自己的命運而在沉思？也許因爲我的默然，它也報我以默然吧！

「我的家，永遠地別離了！」我的心在拍着電報。然而家依舊無聲，像熟睡在陽

光的懷抱中的嬰孩。梧桐樹又掉下一張枯葉，乘着秋風，簌簌地躲到離脚下，靠着籬笆的保護，它似乎獲得了歸宿。屋子前的場地上，更枯寂，更蕭殺了。——而這最後的一剎那，正象徵着我的前途，猶如一片枯葉，被無情的秋風吹向籬腳去。：

當家的影子，被其他的房屋和樹木遮蔽了時，我想起了書，想起那間由我親自佈置的小室，想起了一切，我的眼淚直淌了下來。我正在用袖子去拭，卻被祖母瞥見，我裝着說：「眼睛又吹着灰沙了。」祖母幸而沒有注意我。



## 從驛站信局說到郵政（續）

杜伯超

民立信局開辦以後，私人方面，才算享受著自由通信的權利。交通不便的地方，當然遲慢；輪船可通之處，却也還可。後來越開越多，不但城市，連大鄉鎮上也

有得設立。無論信件、貨物、包裹、銀洋等件，都可代為寄送。而且信用卓著，可以擔保不致遺失；包裹還可直接送到收信人寓所，銀洋不用匯票，直接將現款帶去

。「胡——拍——拍——！」中山路上空，又出現了幾隻鐵鳥，開始演它的拿手戲。我和祖母就躲在坟山背後的草叢裏。我摟住了祖母，望她的面上，似乎已嚇得失了色，她的手也有些在顫抖。也許，我自己

的臉也變灰白了吧，可惜那時沒有一面鏡子，不能看見自己的臉孔。我開始懊悔了，我不該冒着這樣的危險，帶着年邁的祖母出來逃難。萬一有失，那又將如何呢？

這時那鐵鳥一連下了三顆炸彈，同時用機槍向下掃射。着彈的地方，揚起了灰砂。這樣伏了約摸有一刻鐘，才大着膽再

走，遠遠的炮聲，還陣陣地傳來。祖母說：「老早，斷命飛機又來了。……望以後不再遇着吧！不然到中午還走不到租界呢！」

但在十一點鐘的時候，總算安穩地搬進了新的家；然而何嘗是新，又何嘗像家？和故鄉的家來比，不覺有「新不如故」之感。

梧桐樹的葉凋謝了，又再生的時候，我想總有那末一天，在不遠的將來，更新的家會在舊屋的遺跡上建立起來。讓我等着吧！

，不比郵政局，還得自己到局領取。信錢且送到後才取，依照路程遠近，訂定價目。那時候我家還住在清江浦，（即清和縣，民國成立，改名淮陰縣俗稱清江浦。）記得寄封信到常州，相隔六百里；每信一封，收小制錢七十文。如鎮江寄常州，常州寄蘇州，都相隔二百里；每信一封收小制錢二十四文。信局以外，如內河小輪船，長江輪船，和那鄉間各路航船，都兼營

代帶信件或貨物的業務。所以就是郵政局不開辦，民間已經享盡自由通信的種種權利；不過組織上不及郵政局完備罷了。

交通不便，或短距離相隔的地方，人事進步，自然也會有種補充辦法產生。就我所知，如十年前，我服務皖北天長縣，這是個皖北小縣份，交通異常不便，到江蘇揚州，最近也有一百二十里旱道；那時小輪既然不會通達，公路也不會完成，祇

有坐黃色車，雖然整日可以趕到，祇是車價非兩三元不辦。寄信匯款，雖有郵政局，因為太慢，於是私人方面，便組成一種駝班，預備著驢子，或馬驢，逐日往返揚州，駝送一切貨物。天天有班，信件可帶，現款也可帶；每銀一千元，帶費兩元，並且可以負責保險；今日晚上交給他，明日下午，便可送到揚州，轉比郵政局迅速。天長沒有電報局，如果要拍發電報，最近須託駝班帶到揚州去拍，否則專人送到揚州拍發。人工伙食，他們那裏有個習慣上的規定，每次須得大洋兩圓。不過專差

可以隨時出發，不比駝班有規定時間，每天下半夜便上道。淮安到清江浦，相隔不過三十里；小輪、長途汽車、黃包車、小驢子，小車都一律通行。祇是在郵政局內

寄信，最早須次日才見送到，或者竟會遲到第三天。此後也有種便宜迅速補充的辦法。有種人，騎着小驢子，天天往返於淮安和清江浦之間，代各商號或個人，運輸信件，或小件包裹。上午交給，下午便可送到；商號長主僱，她們還會天天上門來收信，一封信不過給酒資數十文；價廉迅速，轉比郵政局便當。他們稱這等信班，叫做驢腳子，直到現在，這等辦法，依然存在。民國成立以後，因為輸送信函，乃

國營事業，於是便制定郵政法，加以取締，又民信局須一律向郵政局掛號，所有信件，一概打成總包，貼足郵票，交郵政局代寄，到達目的地後，信局再拆包分投，稍稍沾潤些蠅頭之利。這時候的信局，雖然已成強弩之末，但是他們依舊私運，不過每日多少總有件把總包，交給郵政局代

遞，糊糊公事面子，得以苟延殘喘。國民政府定鼎金陵，百廢俱興，認為運送信函，乃國家專有，斷不能因循敷衍，於是制定逐年淘汰辦法，雷厲風行。各信局因為生活所關，竭力呼籲，依然無效。數年前，果然全國民信局便一律勒令停業；從此信局兩字，便成為歷史上的名詞了。

再回說到清代的驛站，當電報局和郵政局全國普遍設立以後，清政府未嘗不想將驛站裁撤，也可省去一筆鉅大的耗費。祇因為裁驛站容易，但既裁之後，全國驛站上之員役，不知凡幾，生活豈不斷絕，沒有相當善後辦法，只好郵政局歸郵政局，各衙門中的文書，仍交由驛站遞送。因此循到清庭遜位以後，這數千年來相傳下來的驛站舊制，才完全根本廢除，和清政府以俱去。各機關中的文書等項，才一律交由郵政局投遞。

我們中國郵政局之成立，已遠在四十年以前。開辦之初，平信每封郵費二分，明信片一分。但尚有一般人，還認為是外

國人辦的洋信局，狃於積習，先付信錢，小制錢。那時生活任他怎麼低，但是十文後才寄信，都還有些兒不甚信任，情願仍交信局寄送。那時候銀圓兌換制錢，每圓祇兌八九百文，郵票售價，向例不照市上洋價，總得稍稍多收些兒，在銀輔幣不會通行以前，到處都是如此；但是二分郵票，也祇收二十文，便可無遠勿屆。除去稍稍時髦人物，不相信的還是不相信。明信片是公開的，更加少人過問，不消說，沒

常識的，便是連他們郵政局內送信的郵差，他們自己也還有些兒莫明其妙。記得那時我們家內已經遷居常州，我年還幼小，有一次中秋節，郵差來收節賞。那時信函，郵資還祇得一分，我們給他六十文酒錢，這郵差說我們郵政局是洋人辦的事業，是要用洋錢角子的。他意思想要小洋一角。這時小洋一角，還兌不著八十文制錢，郵差都還如此，更何況局外人；這是的的確確的一件事實，到現在我還不會忘掉。

後來因為郵政營業不甚發達，於是將郵資減為一分，以廣招徠，一封信，祇消十文。當局鑒於郵政事業，已經穩定，不到兩年吧，仍舊加為二分，到得宣統年間，竟加到三分。這時候全國郵政局，早已普遍設立，營業更加突飛猛進，大眾信仰，加錢也不怕生意不發達了。

民國成立以後，郵費仍祇三分，外埠明信片和本地信函，也仍照清代舊例：明信片一分，本埠信一分，並不會加價。至民國五六年間，外埠明信片才加為一分半，民國十一年冬間，忽然要將郵費加至四分，引起全國各界人士的反對，函電交馳，居然能够俯從民意，仍舊減為三分。但是不數年，仍舊加成四分，當時大眾竟和鋸了嘴的葫蘆似的，竟沒得一個人出頭反抗，於是這郵費四分，便算加定。國民政府成立，又加一分，成為五分。如果將制

錢做比例，要此三十餘年前十文錢便可遞一封信，現在加到十四倍之多了。本埠信仍是素來不相信郵政局的，也都向郵政局寄信了。這才生意日見興隆，主顧絡繹而來。當局鑒於郵政事業，已經穩定，不到兩年吧，仍舊加為二分，到得宣統年間，竟加到三分。這時候全國郵政局，早已普遍設立，營業更加突飛猛進，大眾信仰，加錢也不怕生意不發達了。

民國成立以後，郵費仍祇三分，外埠明信片和本地信函，也仍照清代舊例：明信片一分，本埠信一分，並不會加價。至民國五六年間，外埠明信片才加為一分半，民國十一年冬間，忽然要將郵費加至四分，引起全國各界人士的反對，函電交馳，居然能够俯從民意，仍舊減為三分。但是不數年，仍舊加成四分，當時大眾竟和鋸了嘴的葫蘆似的，竟沒得一個人出頭反抗，於是這郵費四分，便算加定。國民政府成立，又加一分，成為五分。如果將制

錢做比例，要此三十餘年前十文錢便可遞一封信，現在加到十四倍之多了。本埠信仍是素來不相信郵政局的，也都向郵政局寄信了。這才生意日見興隆，主顧絡繹而來。當局鑒於郵政事業，已經穩定，不到兩年吧，仍舊加為二分。快信初開辦的時候，每件一角，不貼郵票，後來除貼額定普通郵費外，另加快遞費一角，一律須貼郵票。其他各項郵費，也隨時有變遷增加，不過印刷品，民國以後却比從前便宜，這是關於提倡文化的緣故。

到得現在，郵政局在中國總算發達到極點，成為人生需要之一，不可一日或缺。但是郵費，恐不久之將來，仍舊要加價的。不過郵政雖已普遍全國，大小鄉鎮已都繼續開辦，輪船或航船等，還依舊私帶信函，查不勝查。因為他們的辦法或價格，自有引起民衆信仰的勢力，所以直到如今，仍舊立於不敗之地，而暗中活動如故。驛站是早已澈底裁撤了，民立信局是勒令一概閉歇乾淨了，遞送信函的事業，郵政局總算已經統一了。此外私人所營，就只沒有正式組織的輪船或航船等，偷偷摸摸地沾潤些餘瀝，到底也無關大局了。

## 棉 梅 (續)

哀 樂

徐醫生走了之後，我遵從他的吩咐，把強心藥水按時給克美吃，小型的噴氣機，仍舊照常給他噴，一心希望把夜快些度過。白天又來降臨。我一早就打電話給妻底家，叫四妹借了汽車來。

妻，四妹和我，抱着克美坐車再去訪問趙醫生。趙醫生在診

察之下吃驚地說：『呀，已變成肺炎了！』

『那末怎麼辦呢？』妻和我齊聲問。

『先打他二針再看。』趙醫生說了立刻命助手把針消了毒，又對我說：『請你把手臂撩出，抽取你的血液，注入病孩身上，這是最新發明，而很有功效的治法。』

我自然照辦了。

趙醫生把孩子打了二針，又問起昨天的經過情形。我老實地都告訴了他。他皺着眉說：『我主張你無論如何，該立刻把孩子送到醫院裏去！』

我要挽救克美的生命，自然滿口答應了。

於是依着趙醫生的主張，把克美送進了××醫院。

××醫院是私人醫院，設備並不十分周密，這只要從陰陽怪氣的噴氣壺，和忽斷忽續的養氣兩點上，就可以證明，幾位看護小姐，也並不和藹而可親。記得有一位健而美的看護小姐，在給克美打針的時候，幾乎把針頭斷在大腿裏面。這也許是我太窮了吧？雖然我那時克美的住是七元一天的房間。

趙醫生把克美敷上了安福膏，注射了肺炎特效針，並且吩咐看護小姐們用噴氣和養氣助他的呼吸，又每三小時注射一次強心針。

『陳，我也知道你境況。關於診治方面，我完全盡義務，可是這裏房資藥費，你應自理。』趙醫生臨走時這樣關照我。

『真多謝了！孩子病好了之後，一定要報答你呢！』我感激涕零地說。

趙醫生早晚必來診察兩次，可是克美的病勢並不稍減。他躺在病榻上，枕着水袋，讓氣吹，針注，總是睜大着眼望着燈光喘氣。

接連地一天一夜，克美總沒有片刻的睡態，妻和我守着他，

也不想合眼。

又是一天了。趙醫生把克美診察以後，把我叫出病房，悲憫地說：「應施用的方法都已用盡了，我覺得很傷心，孩子的希望，是很少很少了！」

我幾乎要哭出來，心上像被刀割了似的，很悽咽地求着他：

『我不信就無法可想吧？請你給這可憐的孩子再想想法子看。』

『請你相信我，你底孩子和我底一樣，我是用着診治自己孩子的苦心，來診治你底孩子啊！』

『呢！難道真的讓孩子不救嗎？天啊！』我簡直叫喊起來。

『在國難嚴重的現在，孩子們就是國家的命脈，我怎肯讓孩子瀕死不救呢！可是，這個孩子，實在是無法可想了！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不妨再請其他醫生來評評看。』趙醫生說。

『這是不好意思的。』我說，『你認為無希望了，其他醫生怕也沒有辦法吧？』

『那不一定！我並沒有什麼成見。你如果有其他醫生，你儘管去請來看看，我決不計較的。』趙醫生說着，逕自走了。

我，木然地站在走廊的石梯上，望下去的趙醫生底背影，漸漸地被淚光所蒙蔽了。

用沈重的步子，拖着步子，踱回到克美的房裏。燈光遇着陽光，死去了似的。全室被噴壺的藥味所塞滿，孩子仰躺在床上，劇烈地急促地呼吸着，四肢也時時在搖動。妻坐在一旁，淚竟克美致命的癥結在那一點呢？』

痕披滿了她那失了睡眠的臉上，時時一聲二聲地哭出來：『呀，克美——忒忒美！』

我禁不住一陣心酸，撲上榻去，用臉緊貼住克美的額頭。『醫生怎麼說呀？』妻低低地問。她似乎已發覺醫生的用意了。但我不忍告訴她，只微微搖頭，歎氣。

二妹，三妹，四妹，五妹伴着她們底母親都到來。她們圍住克美，大家發愁。

『唉！真是一般無二的！』岳母歎着氣不忍再看，望後面的沙發坐下了。

『是啊，和信美一個病症呢！』四妹竟然把印象說明了。妻突然放聲哭了。

『唉！醫生怎麼說呢？』岳母問我。我不作聲，只是流淚。

『也無須悲傷了！一切都已盡了爲父母者底責任了，孩子自己沒有壽命，那有什麼辦法？』岳母勸着我和妻。她不忍再睹這悲慘的景象，坐了不久，便走了。

『真的，醫生怎麼說呀？』三妹跑過來輕輕地問我，我不能再隱瞞，便老實說出來。

妻坐在一旁哭着。

『唉！早曉得如此，我也不讓你們搬出來了！』三妹感傷地歎息。『現在我們也只好死馬當活馬醫了！』說着，又問我：『究竟

『據醫生說的：肺炎是肺部發炎，濃重的痰，把肺葉塞沒了。如果克美比較大些，他便能自動的把痰咳出來，那便病勢輕鬆，有法可想了。然而，他可憐只有五個多月！』我把克美的病症說明。

『那末，我們何妨採用中藥。橫豎趙醫生已推了手，也許中藥能把克美底小生命救回來！』三妹這樣主張着。

我詰問她：『用什麼中藥呢？』

『姚養生方子裏有味「破瘀散」，是他祕製的丹方，凡他診治肺炎，必用這一味，我們何妨試試看。』三妹說。

二妹，四妹，五妹都一齊贊成。我也想起了「起死回生」的「回春丹」，是專治小兒痰厥的聖藥，於是就決定用這二味藥。三妹和四妹共告奮勇去採辦。

我們把「破瘀散」和「回春丹」酌定分量，先後給克美服。不多時，克美竟然有了咳嗽，而他那暴躁的狀態也減去了不少，在傍晚的時候，他竟然迷迷蒙蒙地入睡了。

大家都感到歡喜，以爲眼前已見到一綫曙光。爲了國家的緣故，這小小的生命，也許不至於絕對的無望吧。

三妹們在晚上八點時才安心地回去。我和妻，因克美的病有了轉機，便也把心略爲放下，疲乏就乘機襲擊我們。妻首先靠在沙發上睡熟了。

一位看護小姐進來說：『陳先生聽電話。』

紅茶（文藝半月刊）第十二期 楠楓

我出去聽時，原來是徐醫生打來的，他很關懷於克美的病狀，從四妹那裏打聽到搬進醫院的消息，便打電話來慰問。我把經過情形，約略告訴了他，並且請求他立刻到醫院來看看。他慨然答允了。

徐醫生把克美細細診視一番，又把看護的記錄和趙醫生的治療方案細細研究一下，說：『趙醫生確乎已盡了心力了，雖然他膽子嫌小些兒。至於孩子的病，你以爲轉機了些嗎？並不，你須

知道，百分之九十九，已瀕了絕望的地位，他現在是昏迷，不是安睡。你應該當心他今晚十二點鐘。如果那時沒有變化，便是真的轉機了！』

徐醫生去了之後，我對於他的話半信半疑，但妻却有些相信，她說：『這是經驗告訴她的，克美臨死的時候，也是這樣！』

十點鐘時，妻的母親，差一個男僕來，說是給我們伴夜壯膽的。妻又哭起來，因爲她明白她底母親，已看定孩子是絕望了！蒸氣，養氣，強心針，維他命針，依舊是不斷的噴射着。但

克美的安靜狀態却又一變而爲暴躁。他開始手足抽搐，張大眼睛

望上關，呼吸急促，喉底作聲，渾身流汗。而最最令人痛心的，是針打在他的大腿上，非但沒有哭聲，並且藥水也不會運行了。

『唉！真可惜！一個這樣肥胖可愛的小弟弟，竟沒法挽救！

一位看護小姐，望着克美歎着氣說。

我和妻，都知道真的絕望了，自從克美抽搐以後，簡直沒有

停止過流淚。

『我爲上帝的緣故，敢向你們勸告，』看護小姐向我們悲天憫人地說：『孩子是已够受罪了！不必再打針吧，這徒然是痛苦而已！讓他安靜地脫離這刀兵世界，去皈依上帝的足旁！』

我被看護小姐的話所感動，但還希望我們可憐的小克美，能在注射之下得了生命。我帶着淚問看護小姐：『孩子底顏色不仍是和平時一樣？你看他紅潤光輝，並且很肥胖！』

『這是沒希罕的，你只要把他底頭頸一抬，他便會噴着污水

離開這塵世。因爲他的內臟和脈息都已停止了。』

我已明白了我們期望甚殷的孩子，已非我們所有了！於是勸告妻決定聽取了看護小姐的勸告。妻也哭着同意了。

我只把克美的頸部輕輕一抬，把墊在下面的冰袋抽去。有一泓墨色的水立刻從這可憐的孩子底口角鼻孔中流湧出來。一重灰白的影子，便罩上了他的臉部。他就停止呼吸，把眼皮合上，牙齒咬緊而永逝了，唉！

我哭着把克美底遺蛻親自揩拭乾淨，換上了乾淨的衣服，輕輕地說：『忒忒美，可憐的孩子，你好地去吧，不要害怕，上帝會保護你呢！』

妻放聲哭着；抱住克美的遺蛻，不忍棄去。但我却勸她：『自然是彼此無緣，僅僅發生五個多月的父子或母子的關係。但，我們並不待虧他呀！我們還望他歸來，把敵人「克而服之」呢！可

是，如今首都也淪陷了，什麼都失去了，他不願意做亡國奴，就安靜地永逝了，正該祝福他，不用多悲傷了！』

我雖然這樣勸着，但心中還不住的悲傷，又吻着克美底額，哭着叫：『忒忒美，忒忒美，你底酒渴呢，怎麼不對我笑呀！』

窗上已有些魚肚白了，僕人催着我們：『天已亮了，還是回去休息吧。孩子底屍體，由我收殮了送到普善堂去，請放心吧。我們只得忍心地把克美拋棄了，在他額角上行了最後吻禮之後。』

寶建路上，是飄着瀟瀟的細雨。晨風撲面，使我們傷了心的人，感到打噤。沒有街車，沒有行人。只我們失了孩子的夫妻，冒着風雨，一步挨一步地踏上回家的路。

『唉！拋棄了一個活潑潑地的孩子，只賸着兩隻空手了！』遙望着紅磚砌成的××醫院，又哭了出來。

現在，我們期望頗殷的孩子——克美，是隨着抗戰的砲聲，漸漸地遠了，遠了！可是孩子底一生，與同我們爲××而生受到的慘痛，總是跟着孩子底遺衣——棉襪——永遠地，深刻地存在我們底腦海裏。所以，一見到克美底棉襪，便把慘痛的印象，都一齊記起來了！

唉！抗戰的最後勝利，當然是仍屬於我們的，不久的將來，我們底抗戰礮聲，會重復逼近這淪陷了九個月的孤島上來，只是已消滅了的，可憐的小生命，是永遠地不再回來了啊！（完）

# 中學生園地 第六期

## 中學生園地選舉規約

一、每期舉行公開選舉一次，凡屬本刊讀者，皆有投票權。選舉票請用附在本刊內蓋有

印章之明信片（免貼郵票，即可寄到），否則無效。

二、投票人須寫明姓名地址，否則無效。

三、第六期選舉票，限於十二月十五日截止，結果在十四期本刊內揭曉。

四、每期票數最多之作者一人當選，本社當略

酬贈品，以資鼓勵而留紀念。

### 目

病母

劉超岩

一封追送的信

汽車上

如此一年

顧傳渥

收復後

孫希達

涼秋月夜

別

顧綏賓

圓圓月下憶故人

錢蝶先

長城

朱曾濟

長眠地下的弟弟

李石麟

小雞

田素

劉一清

蔡品儂

朱良驥

劉超岩

孫希達

病母

上海光華高中二年級 劉超岩

「什麼？鬼子又要來了嗎？」

黃昏，天上正緩着幾片紅霞。

農夫們都已從田野裏回來了。

老景背着鋤在田壟上急急地走着，有

什麼要事似的。實在，他帶回了一個壞消

息。這消息，要是村子裏的人們聽見了後

，一定會引起異樣的恐慌。

老景仍舊在走着；從左旁的叢林中來

投——

『投軍。』

『投什麼？』

龍？

轟隆——炸彈爆裂的怪響。

機槍的響聲由遠處傳來。又在衝鋒了

十多年的距離了，我們要快走……』

『鬼子一上村來，老子就打他個落花

流水。』

『那是來不得的！你有多大力氣敢和

鬼子的炸彈比較呢？』

『管他媽的，橫豎拼了一條命！我要

吃呢。』

於是他們分別了。

三天後的一個深夜。

『好，快回去罷，你媽正焦急地等着

我。』

『還好。她喜歡吃芋子，所以我給她

帶了些回去。』

『好，快回去罷，你媽正焦急地等着

我。』

於是他們分別了。

× × ×

龍？

轟隆——炸彈爆裂的怪響。

機槍的響聲由遠處傳來。又在衝鋒了

三天後的一個深夜。

轟隆——炸彈爆裂的怪響。

全村的人們都驚動了。叫喊和搬運的

『老景，你的稻長得怎樣？』

『老媽的；長得好有什麼用？鬼子一

來就得變了主人啦。』

『投軍。』

『投什麼？』

『投軍。』

『投軍，我們不要談這個罷。——這

幾天來，你媽病得怎樣？可好了點？』

全村的人們都驚動了。叫喊和搬運的



我悔不會吻爸爸臨終的雙頰。

爸爸！我們的一別，竟成遺恨。

早知如此——

我怎會放你去，

你怎肯離了我。

爸呀！拆開我們父子的兇手，  
不是病魔，命運，  
是：無情的風俗，罪惡的社會。

× × × ×

爸呀！你去了，  
留下的擔負重重！  
媽老姊嫁弟妹小，卻苦了我。  
爲着求你幽靈無憂，  
爲着全家幸福快樂，  
咬咬牙，挺挺胸，  
兒度着刻苦奮鬥的生涯！

祇要博個媽的笑！

祇要弟妹說我好！

我寧願將酸苦獨個兒吞了。

好嗎？爸呀！你笑笑吧！

爸呀！我聽不見你的笑呀！

哦！上帝！求求你，

我切望着天堂的門開，

我要倒在我爸的胸懷！

## 一封追送的信

上海光華高中三年級 顧綏賓

三哥：

今天下午，我聽到了你要到香港去的消息，我心中不知道什麼緣故地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不安寧，連得在學校中上課也沒有心緒了。

這四點鐘的課是多麼的難受呀！不時的將錢打開來看，唉！十二分鐘，二十分鐘，半小時，……時間過得多麼慢。先生看見我也覺得奇怪，問我：「為什麼呆呆地書也不看，讀亦不讀？」這樣的一遍，二遍，三遍，我才覺得了，支吾着竟答不出什麼緣故來。

好不容易的挨過了四課，連忙騎了腳踏車飛亦似的趕到外灘。傲偉得很，那海關上的自鳴鐘，雖然已經敲過了五下，但是那隻送客的小火輪，卻尚未開動。

岸上一大堆的男女客人中，那裏有你的蹤跡；看看船上吧，亦瞧不見你的形影。」「你難道會不到香港去的吧！」我心中這樣的在狐疑着，「但是你是一個說出來就做得到的人，決不致於說空話。」這一負他老人家一番苦心的培養。我去了，將

番的沉思，鼓勵了我一顆忍耐的心，就靠住了腳踏車，集中了精神的等着，看着。船是動了，但是你仍是不來。這時我的精神，是多麼的沮喪呀！祇好呆呆地看那隻船開去。一層一層的浪花，濺到岸上客人的身上；一幅破碎山河的圖畫，慢慢地展開在每個人的目前。

希奇事情來了。從房艙中，走出來了

一個矮矮的，胖胖的，穿了一件灰色布長衫的中年漢子。這不是你嗎！我是多麼的開心呀！那富有情感的淚珠簌簌地從我眼眶中滾了出來。我連忙高舉了兩隻手，向你招呼。但是你的眼光似乎是差了，耳朵似乎是亦不靈敏了，竟一些也不覺得。

船是漸漸的走得遠了，你那矮矮的，胖胖的影子，糊裏糊塗地也在我透明的淚珠中消逝了。那時天上還留着一縷黑煙，江中却拖了一條白練。我好像隱隱地聽見你在叮嚀着我說：「小弟弟，爸爸是被人打死了；我們幾個哥哥，都可以說是過去的人，沒有什麼希望了。將來祇有你有希望能替可憐的爸爸出口氣，打倒那害人的××人。現在望你好好的讀書，才不負他老人家一番苦心的培養。我去了，將

來如果我有一日好日，替爸爸報了仇，才回來看你，望你自己身體保重了吧！……

「猪猡！喰立喰此地啥事體！」這是一個白俄警察的責問，同時還賞賜了我一記木棍。那爲虎作倀的亡國奴，我用什麼同他爭吵，就含了兩包眼淚，一聲不響地離開了碼頭。

三哥，我倆是分別了。祝你路途平安，前程宏大！

### 第七松手上

上海松江女中  
高中一年級 錢蝶先

### 如此一年

今天是本學期第一次作文，先生跑進教室，就在黑板上寫上「如此一年」四字的題目。一年來沒好好的作過文，只是楞着眼望了這四字發呆，而先生還說因是第一次，出得特別容易些。

記得去年剛從初中出來升高中時，先生出了一個四十三字的作文題，同學們楞着眼發呆時，我已沙沙地在起稿了，二小時內做了七百多字。後來聽說得了九十分，同學們都羨慕我，我自己也很高興。

霹靂一聲，戰戰爆發，全家遷居於匯

到上海，戰戰兢兢，一切謹慎在先，所以於是早也溜，晚也溜，旁事一概不聞不問

每次作文，我都認真思索，謄寫端正，按時繳卷，全副精神來從事。

後來我軍西移，上海淪爲孤島，學校都成私立。校舍湫隘，光線又不足，天天在燈光之下上課，先生體諒我們，雖須按

時繳卷，謄寫可稍隨便。桎梏既除，得意忘形，於是簿子上寫的，就變成「草字脫了腳，仙人猜不着」的不可再草的字。同時這先生對於作文內容也並不苛求，只要做得長，分數一定多，於是我的作文就東拉一句，西湊一句，只求拼湊十張八張，不管是否濫竽充數。除了第一篇稍用心外，都沒好好作過。

如此半年混過，又到了春季開學之期。這時先生雖已換了一位，而我已懶惰成性。又加已居滬半年，資格稍老，鄉下孩子的惶惶然的心情早已全消。先生又因同學的一致要求，答應改用鋼筆原稿紙謄寫。這時先生雖已換了一位，而我已懶惰成度早成了習慣。他罵他的，我做我的，老

發下來時，先生把我大罵一頓。可是先生是先生，學生是學生，風馬牛不相關的態

上一會小說——美其名曰找參考，再胡亂做一點繳上去。也不起草，因爲既是原稿紙，當然得寫上原稿呀！

古人云：「求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

退。」我悔過去的一年，太舒適了，一切只求眼前，全然不管將來，現在叫我去追上以前的我也來不及了，更不必去論旁的。啊！我深深地悔着，可是一年已被蹉跎，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我只能瞪着黑板上「如此一年」和眼前全白的二張紙，發呆，呀！如此一年！

### 收復後

上海華東聯合中學

朱曾濟

城牆上開滿了大的，小的，圓的，各色各樣的洞兒。很容易的從東門直視到西門。河水成了淡紅色，玄鳥的家變成了灰燼，只有三二枝老樹，暫作了他們的新巢。在那小河的邊上，有着二三堵東倒

——西歪的殘垣，若非這小河的存在，誰也不認識這是本城最高學府的遺跡。老樹上玄鳥失家的悲鳴，和遠處傳來一聲聲小兒失乳的長啼，代替了學生們的歡笑聲。霓紅燈，彩色光，僅能在人們的腦海裏起尖銳的回憶，而現在所見到的，不過是血染的殘垣罷了！大飯店，大公司，所剩的也無

非是一片瓦礫。天見憐的，偶然留下了一叢，染上了整個大地，奔流的水唱出悲壯間二間不用鑿壁而能偷光，不出戶外而能映雪的敗屋。這已經是絕無僅有的了。

臥着。

### 涼秋月夜

廣東省立廣雅中學

李石麟

市民住着這風掃地月爲燈的房屋，在他們已是十分幸運的了。生活差不多恢復了十八世紀的狀態，語言於他們幾乎失了效用，笑根本不能在他們的神經上起反應。默默地，靜靜地，低着頭，鎖着眉，閉着一雙鳳眼，只是在沉思着，痛念着，故人往事。日光照着的，只有幾支雪亮而刺在這城市四週的槍，一閃閃地發着光。

太陽下去了，從遠處隱隱傳來了幾聲犬吠，打破了這整個寂寥的長夜。正是：「落葉與玄鳥齊飛，朝霞共江河一色。」

這個淒涼寂寞勝於沙漠的所在，那知却正是以前紙醉金迷號稱小××的都市呢？

——人畢竟是痛苦的，只有狗却吃飽了勇士們的屍骸，在警察局未下捉狗令之前，早偷偷的躲了起來，在狗洞裏享着牠們在殘垣下拖來的同胞的血肉。

半月掛在樹邊，澄清的天空佈滿比什麼還亂的明星，這是一個自然的助力，他們用不着火把，已找着一塊平坦的草地就坐了。有點寒意的微風，從樹隙吹過來，使我們知道已是「秋」了，黃葉隨風飄散着。但地上沒有堆積的殘葉，這恐是貧困者將牠們拋到火爐裏去了！

『來，唱唱我們的「壯心劑」！』他們的領袖很活潑地躍起來說。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進！進！』

每個弟兄都哼出純熟而自然的音調。

『再來罷！』

『這大概是成熟的了！……無數的戰士正渴望着你啊！你是饑餓者冰雪中的太陽呢！』誰看見都會這樣的想着。

一隊穿黃色制服的兵士，向着山旁的空地走，這是新到的第××旅本鄉防軍。

他們沒有帶着什麼，只帶着笑容的臉，快爽的脚步，路是多麼的滑，爲的是雨後初晴。不過他們穿的是草鞋，一雙毛腿，像車輪般的旋轉，萬不會滑倒，會滑倒的是穿革履的「文明兵」（？），因爲他們行不慣這自由的土地！

『我的血已沸騰了！』

『啊……哈哈……』

他們舞大刀，打拳術，互相表演遊戲

詩意的張君這樣說。

，他們是多麼的英勇，威武。一個肥大個

子，他興高彩烈的表演：「殺殺……斬，殺盡你們小鬼。」他的聲與力配合到調和而滑稽，博得了一陣陣猛烈的鼓掌，大概今天是星期日，是他們唯一休息的一天，不然，他們會在月色微茫中築掘我們的民族堡壘——戰壕的！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啊！爹娘呀，爹娘呀！什麼時候才能歡敍在一堂！』他是隊長，他用悲慘振盪的音弦，打動每一個在異鄉的人底心情！

『唉！多麼的令人感動呵！我底白山黑水的家鄉呀！』他操着北方話，無意識的呼叫起來。

左邊的高山蜿蜒地做了河隄屏障，高聳的搭樹竹林自然地做了山崗的幃幕，在昏朦的夜色中，流水只現出一條長白帶，喻得特別的壯偉，像是給征人奏出歡迎曲。海風從肩旁掠過，帶着點「侵略」的意

味，我們感到了一些寒意。

『這是一個涼秋月夜啊！』帶着幾點

詩意的張君這樣說。

『是啊！』

『我們的北方，我們北方的同胞，是

沒有「涼秋月夜」的了！』

月色特別的沈謎，風也不斷地襲過

來。

的確，前線的戰士已沒有「涼秋月夜

」了，只有憤怒，熱血，火藥氣味，餓餓

，恐怖，佔着他的整個靈魂！南國的「涼

秋」，恐是他們的冬日，我們的「月夜」

，正是他們襲擊敵人的好機會呢！

唉！同一宇宙，也有兩個「涼秋月夜

」麼？我這樣想着。

### 汽車上 上海

華東聯合中學  
高中三年級 顧傳渥

——旅途見聞速寫

跟張先生走出辦公室，到了停車場上

——旅途見聞速寫

和張先生舉手告別後，車就在公路上

飛馳了。六月的太陽晒在背上的熱度都給

涼風吹散，灰塵還沒有飛揚到臉上時就給

車子拋在後面，我是感到意外的舒適。

隨便地望着遠山，心裏却想起這次的

旅行，太困難了，一個人帶了這許多東西

，是請張先生幫忙，恐怕祇有逗留在零陵了

一下。等到幾個卸軌工人把我的六七件行

李搬上車後，張先生又熱忱地說：『後面

灰塵太多，太陽光又大，坐到前面去吧，

三個人勉強可以擠一下。』

我扳住車窗向裏面一望，一個司機，

一個押車，並排地坐着，兩雙眼睛都直望

着前面，並沒有讓出地方來——實在也讓

不出什麼地方了。

『我還是坐後面吧，後面舒服些。』

我回答着張先生，一面就爬上車子，檢了

和張先生舉手告別後，車就在公路上

飛馳了。六月的太陽晒在背上的熱度都給

涼風吹散，灰塵還沒有飛揚到臉上時就給

車子拋在後面，我是感到意外的舒適。

隨便地望着遠山，心裏却想起這次的

旅行，太困難了，一個人帶了這許多東西

，是請張先生幫忙，恐怕祇有逗留在零陵了

。我坐的車就是他們××鐵路工程處的材

料車，現在正忙着運鋼軌，每輛車裝六條

鋼軌，擋在兩邊，當中空着的地方就是我

的坐位。這車子不准坐與路局沒有關係的

人，可是我很放心，我的衣袋裏已經放着

一張乘車證，資格是段長的家屬，上面蓋着段長的印章，並且張先生已經給我向司機疏通好了，一定不會有什麼意外的。

想着的時候，那個押車的從車窗裏爬了出來，（因為車門被鋼軌欄着不能開啓。）穿着襯衫，黃短褲，一雙舊皮鞋上滿積着黃土，瘦瘦的身材，那頂「破舊帽」壓着的狹長的臉，給太陽晒得又黑又黃。他彎着身子走到我的面前，像一個汽車上的賣票員似地問我：『你到那裏去的？』

我抬起頭看他一眼，他的兩隻貪婪的眼睛正注視着一個和我同車的朋友，等他收回眼光重新看我的時候，我才回答他三個字：『黃沙河。』

他沒有說什麼，就走到同車的那位朋友的面前，俯下身子嘰咕地說了幾句，顯然他是想從我們身上擠點油水出來，可是那位朋友從袋裏掏出一張乘車證，給他看了看，又說了幾句話，那個押車的才點點頭，離開他，轉過身來又問我道：『你到黃沙河去的麼？』

這回我沒有回答他，祇點一下頭。我故意將臉朝着車旁的田野，不去看他一眼

。他立了一會，看我並沒有將手伸進衣袋裏去，才悻悻地鑽進窗洞。

手提兩下。

『兩隻。』路上那三個仰着臉等候回

可以看見司機的頭的背影，頭頸上圍着一塊白手巾，上面直立着一頂舊呢帽，沾滿灰黃的塵土，頭是整個的給它遮住了。這時那個押車的頭也在方洞口出現了，他在

司機的耳邊說了幾句話，又縮了回去，於是司機的頭跟着轉過來，我看清楚了他臉部的側影，比押車的臉還要瘦，顴骨也因

雙頰的下陷而顯得突出，眼睛跟金魚的差不多。他向押車的說話時，嘴唇一歛一歛，地，不時露出兇態。在這塊小小的方洞口，我就如在電影上看到兩個兇犯計劃着他們的陰謀一樣。

過了一頂橋後，車忽然慢起來，我詫異地向後面一望，在塵灰中看見三個鄉下人向車跑來，一面還在揮着手。慢慢地近了，我聽到他們在喊：『黃沙河去不去？』

『去咯，去咯。』那個押車的從車窗口露出半個身子，伸長了頭頸說：『幾個

站穩，便都帶跌帶衝地坐倒在我的行李上。押車的已經彎着身子向他們伸手要錢，那個背紅雨傘的一隻手掀起自己的短衣，緊吸着腹部，一隻手在褲腰間的布帶裏掏呀掏的。押車的頓着腳催促道：『快點快點，五隻花邊。』

『什麼？講好的兩隻花邊啊。』那個鄉下人手裏握着一個掏出來的紙包，怔了

一怔說。

『哪個跟你說的？』押車的大聲地喊。

『三隻。』車下面回答。

『五隻花邊（註）。』車上的張着一隻

的手，祇點一下頭。我

故意將臉朝着車旁的田野，不去看他一眼

三個鄉下人都急得噪起來，你一句我看人海茫茫，一句地跟押車爭着。

司機的臉完全在方洞口現露了，瞪圓了兩隻大眼睛，憤怒地喊道：「推他們下去！」

押車揮着一隻手趕鴨子似地向那三個人說：「下去！下去！快！」

兩個鄉下人都跳下車去了，另外一個將剛才掏出來的紙包仍舊藏在腰間，再俯下身子拿起包裹和紅雨傘，押車的在後面催促得暴躁起來，兩手一推，就把他連人帶東西一齊送下了車，一面罵道：『該死的東西，兩隻花邊也想坐車子嗎！』

那個跌下去的鄉下人坐在地上，包裹和雨傘零亂地散在旁邊，舉着一隻手向車上亂掉，其餘兩個也幫着他們的同伴叫罵。

但是汽車又飛樣地跑了，聽不到他們的叫罵聲，最後，三個人的影子也消失在飛揚着的塵土裏面了。

但是汽車又飛樣地跑了，聽不到他們的叫罵聲，最後，三個人的影子也消失在飛揚着的塵土裏面了。

(註)花邊即洋錢係湖南語。

別 上海南洋中學 孫希達

別留戀吧！

上海南洋中學 孫希達

你又怎樣不孤單寂寞？！

那龐大的權威，牠生生要你們離別，提起了我們的認識，也還有點兒奇特。那是一個假期，我因為朋友的慇懃而到野外踏青去，我們同去的有好幾人，在將

還不是浮萍的散聚？！

不是，依依不捨的時期；有熱血的青年呀，

速赴前線去幹我們大無畏的民族事業！

朋友，愛人，兄弟，父母，也不過是片刻我們知道點什麼？！

是的，短短的幾年，

不過建築在打罵胡鬧上呵！

見着面，一般地笑談着，

喜，笑着；怒，罵着；

見着面，一般地笑談着，

不過建築在打罵胡鬧上呵！

見着面，一般地笑談着，

管什麼：『天涯淪落人！』

見着面，一般地笑談着，

管什麼：『相逢又相識！』

見着面，一般地笑談着，

還不是浮萍的散聚？！

見着面，一般地笑談着，

知己，愛人，兄弟，父母，也不過是片刻

見着面，一般地笑談着，

的把晤啊！

見着面，一般地笑談着，

### 團圓月夜憶故人

上海民立女中 蔡品德

他們畢竟是顧盼着你啊！

別說同情的互助，

屈指算來，蘭秋與我分別，湊巧是一週年了，那是一個永遠忘不了的月圓時節，因我們全家都搬到上海來，就在中秋的月約柳梢的時候，蘭秋和我話別了。別後我老是惦記着她的近況和安全，但是誰也沒有切實的告訴我，甚至於她的父兄。

可是愛人，知己，父母，兄弟，

見着面，一般地笑談着，

的把晤啊！

他們畢竟是顧盼着你啊！

別說同情的互助，

見着面，一般地笑談着，

的把晤啊！

可是愛人，知己，父母，兄弟，

見着面，一般地笑談着，

的把晤啊！

近黃昏的時候，我們休息在一位朋友家，

在那裏我認識了蘭秋，她的言論縱橫，爲人又善於決斷，使我們都推崇了她，並且

知道她富有演說天才，加上又是熱心公益，所以每逢縣城裏有什麼宣傳工作，總是

有她的份兒。我們常稱她爲要人，的確，她在忙的時候，真儼然是位女要人。

蘭秋生平有一件遺憾，就是沒有完成她的智識慾，而中途輟學了，因爲家庭經濟的關係，她只是努力的奔波着，到底在

縣立小學校中，找到了職業，她除輔助家庭外，就是努力的自修，奮鬥的結果，要比一個在校的學生，前進數倍。

去年戰爭發生，她就在婦女協會忙碌的工作着。她常告訴我，這時代是人們的試金石和照妖鏡，平日都是芸芸衆生，但一到現在，就可以完全的明白了。我常又自斬着，不能隨附驕尾，她却安慰說：「做學生的能安心讀書，就是愛國。」我只有默認着。

約略在我離家二月後，她隨着國軍後撤了。有人說，在上車時，曾有敵機來襲，蘭秋的耳朵，着了微傷，我私下的爲她慶幸，並祝她始終的安全。

匆匆的又是月餅季節了，我想起了她

臨別時所說的那一次月亮圓，是我們的見期了，不禁思潮澎湃起伏，或許她也會今

宵在月下靜思往事吧？因成一絕以誌感：

去歲今宵中秋節，

柳梢細語傷離別；

人事倉忙月又圓，

臨窗獨對秋庭月。

## 長城

上海工科一年級 朱良驥

明月籠罩着殘缺的長城，

狂風深夜裏搖盪着一排憧憧的人影，

他們的臉色是一樣的堅定，

鐵的鎗，熱的心，

誰也不發一聲，

祇待着時間的來臨，

展開報仇的鬥爭。

長眠地下的弟弟  
上海光華附中二年級 劉一清

回憶舊時的事，使我不禁流淚！

大概是民國二十一年罷，那時，我的弟弟還活着，他常和我到公園裏去散步。

有一次，我們談起了前途的展望；我說：「我將來想做一個飛行家，替國家盡一些責任，庶幾無愧此生！」弟弟很贊成，他說：「我却想做一個機器師，替毀壞了的飛機修理。這是國防上不可短少的事。」

我們都很高興想到以後在一塊兒工作，真

一旦付給了豺狼；  
一旦付給了火光；

臘下的一片淒涼！

——他殺死了我的爺娘！

——他拖去了我的牛羊！

——他放火燒了我的田園！

——我更吃着子彈遍體鱗傷；

啊！是這麼一篇血賬，

深深地烙在我們心上！

爲了仇恨，爲了子孫，

我們必需好好的幹他一場！

到爲國犧牲爲止！但當時大家都不知道爸爸的主意怎樣？

做的工作！

逝水的光陰，很快的過去了！這時是

民國二十三年。我寄宿在學校裏；一天，在午飯鐘以前，忽然接到父親的一封信，

說：「弟弟死了！」我頓時怔住了，眼前

昏黑，甚麼東西都不知道；身體好像麻木了似的。後來，門房嘶喚着我，說道：「吃飯鐘已經敲過多時了，你還不去嗎？」我只得含着滿眶的淚到飯廳裏去。

下午告假回家，看見弟弟的屍體，直挺挺躺在牀上。媽媽哭得和淚人一般，爸爸也含淚歎息着；一切景象都顯得十分悲涼悽愴。

喪事完了，家裏獨少了一個弟弟。

我失望得很，因爲以後不能再和弟弟

在一塊兒工作了。但熱烈的希望，依舊在我心上燃燒着，我還得依照原定目標，努力做去，直到完成我的志願爲止，並且還要做那弟弟所要做的——機器師，修理飛機的機器師。

我本着這希望有二三年之久了。

唉，長眠地下的弟弟！我決不負你！我立志在做我的工作之餘，還要做你所要

哭了。醒來，母親對我說：小鷄已於昨夜

被鄰家的一隻黃貓咬死了，到桌畔一看，盒內已空了，只遺留着幾點斑斑的血跡。

唉！三條小性命，我不敢再看下去，回到牀上，把被蒙住了頭。

殘酷的世界呀！爲什麼弱小的總不能生存呢？我在被裏面，這樣的詛咒着。

### 編者的話

蔣百里先生爲一代偉人，逝世後，各種刊物上都有追悼他或講到他的軼事的文章。我們這裏也有了查猛濟先生的一篇。但是這不是趁鬧熱隨便寫寫的，原來查先生和蔣先生交往甚深，所以便有了外面所不知道的事實，寫出來足資我們的觀感。

阿九哥副傳另是一副筆墨，精妙爽脆，真要叫看的人時時「浮一大白」。作者大赤先生是文壇宿將，此後將繼續爲本刊寫稿，我們等着欣賞罷。

課兒雜誌是外來的投稿。我們很歡迎這樣的投稿，因爲我們本來是準備將本刊的篇幅，公之大衆，來發洩我們的感情的。

### 小鷄

上海聖芳濟中學  
初中三年級

田素

朋友贈送我三隻小鷄，還不大會走路，只是吱吱地叫，但是却有一身可愛的嫩黃色的羽毛。

拿回家裏，母親說：「鷄還小得很，只宜放在器具裏。」於是就欣欣然到煙紙店裏討了一隻空盒，吱吱吱！三隻小東西在盒內擺來擺去，怪可愛的。

在盒的旁邊開了一個小圓孔、圓孔的外面撒了一把米，咯咯咯！小鷄的頭從圓孔裏鑽了出來，弟弟快活得跳起來，也去抓了一把米來喂，結果弄得桌上地上都是米，挨了母親一頓罵，方纔罷休！

弟弟他自認是小鷄的保護人，把盒子放在手裏捧來捧去，一忽兒喂米，一忽兒又喂水，連自己的飯都來不及吃。真是忙得「不亦樂乎。」

晚上睡了，弟弟也要把小鷄放在枕畔一起睡，經母親阻住，不得已纔把它們放在桌上，但仍是很不放心，不時頻頻地探出頭來望着桌子上面的紙盒。

第二日早晨，睡夢間我似乎聽見弟弟

中學生園地第四期選

舉揭曉

獨眼阿龍

二七票

寒衣

二四票

家書

二三票

海

二二票

一個戰士

二〇票

是侮辱還是勉勵

一八票

慘痛的回憶

一五票

火線外的桃源

一四票

歸家

一二票

離開初中以後

## THE TEA

Literary Semi-monthly

No. 12

Edited by Morrison Hu

Published by

THE LITERARY PUBLISHING SOCIETY

No. 47 Lou-dong-ka-loong, North Chekiang Road

SHANGHAI, CHINA

不准轉載

有著作權

紅茶 文藝半月刊  
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本刊每冊實售一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一分)

主編人 胡山源

出版者 紅茶文藝社

總經售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轉

發行者 文粹出版社

代定處 各地世界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四二四四六

電話九二二一三

本刊每月一日至十六日出版

特刊無定期

零售 每冊

全年 半年 零售

兩冊	三冊	五一角
三元	六一角	

費郵

免收	免收	國內
六九分角	八四分角	香港門港
四二角元	二一角元	南歐美

本國郵票一角以內九五折計算一角以上不收

## 紅茶合訂本

每冊實價壹元八角。

在十二月十日以前購買者，優待七折。

代印讀者姓氏，不另取費。

(如欲印本人簽名，另加製版費壹角，  
該版印後，連同書籍，一併送上。)

## 第四次詩謎底揭曉

(一)含 (二)直 (三)圍 (四)栖栖 (五)愛

一、期限 自十二月一日起至十五日止。

二、代寄郵費 四五條者五分。二三條者二分半。

一條者一分。

## 法辦獎贈

三、領獎人或委託代寄之收件人，其姓名地址，須與  
猜射時明信片所寫者相同，否則無效。

文虎更正

第四次文虎徵射第九條謎面「與之九百式相好矣」之「式」  
係「式」字之誤合亟更正

## 詩謎徵射(第五次)(漢)值課者 卧士

野暝○孤樹

籠欺微生浸

道人今夜○芙蓉

夢醉化把宿

狂搔短髮○鴻外

垂孤征秋愁

殘書楚漢燈前○

夢淚蠟草懷

長河霜○岸痕高

重擁冷薄落

## 應徵及贈獎條例如下：

1. 應徵者須用本刊所附蓋有印章之明信片，方為有效。
2. 該明信片不必粘貼郵票，即可寄到。
3. 贈獎辦法：

甲、五條全中者贈紅茶文稿紙十打  
乙、中四條者贈紅茶文稿紙七打  
丙、中三條者贈紅茶文稿紙五打  
丁、中二條者贈紅茶文稿紙三打  
戊、中一條者贈紅茶文稿紙一打

4. 以上贈獎辦法，不拘名額。徵射結果，在十四期上揭曉。
5. 本社備有對證古本，如有懷疑，儘可查對。
6. 猜射期限，本埠十二月十五日截止，外埠十二月二十日截止，務請讀者注意。